

建國叢書第四種

興中會革命史要

陳少白先生遺著

建國月刊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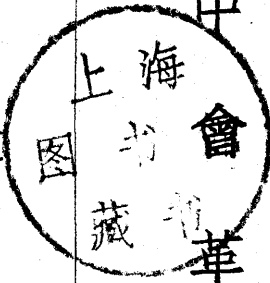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8985B

陳少白先生遺著

興
中
會
革
命
史
要



建國叢書第四種

~~1548013~~

序

吾黨史料，其最難考証之部，莫如興中會時期。以時既遼遠，且參加之人又少，自總理既逝，請業無從，墜緒茫茫，夙夜在念。乃十八年夏，總理奉安首都，紫金山麓，海內外同志畢臨執紼，陳少白先生亦蒞京參加。余以少白先生爲總理最初同學，凡總理少年之抱負經營，以及興中會之籌備成立，暨廣州惠州各役，少白先生皆躬與其事，知之最詳。因請其撥冗口述經過，由許君師慎爲之筆錄，並由少白先生親加削定。凡數週始得竣事，題曰興中會革命史要，其另篇軼事，則又記爲別錄，附載于後。于是總理先知先覺之精神，與其艱難之締造，所以垂教于吾黨及國民者，皆于此可見。原稿既于十八九兩年，先後刊布于建國月刊以餉國人。茲少白先生噩耗傳來，迴首前塵，愴然興懷。又念少白先生

協贊 總理之志業，既藉斯編之流布，以垂不朽，故于追悼紀念之辰，重爲刊行，以資興感，既以紀念先進，亦以昭 總理之耿光大烈于無窮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廿一日

邵元冲序于首都

陳少白先生小傳

陳少白先生原名聞韶，字夔石，後改字少白，以字行，廣東新會縣人，少年時與總理同肄業于香港醫校，暇則談革命覆清之大計，總理自傳中所稱四大寇之一者也。其後助總理創設興中會，及乙未廣州之舉義，庚子惠州之役，先生皆參佐其間，分任機要。廣州之役失敗後，偕總理亡命日本。其後在日對華僑之宣傳組織，創辦教育，至台灣聯絡同志，至香港聯絡會黨，並創辦中國日報，以爲華南革命宣傳之中心。辛亥廣東光復，任都督府外交司長，十年總理回粵，任大本營建設部長，皆不久即辭去，蓋其淡泊天性然也。十年冬，總理由廣州率師北伐，駐節桂林，先生隨行。十一年總理還駐廣州，先生亦伴居總統府，以友誼時進獻替。總理北上臥疾，先生亦赴平探視，總理逝世後，先生蒿目時艱，益無意于問世，自是漫遊南北，縱懷山水，以娛晚年，于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病歿于北平。先生少年才華英發，詩文書畫音樂，皆有獨到之處，兼通英日兩國文字，其主中國日報時，曾譯幾道山恩仇記小說，頗膾炙人口，又提倡新劇，與香港商人籌設新劇院有限公司，並組織采南歌班，欲藉戲劇以改變人心風俗。所著有詩文筆記等皆待整理云。



陳少白先生遺像

此相前三十年在日孝所坐此次到日孝



惟神氣猶如往昔也

友人贈回

THE 海上先施先相照 INCERE Shanghai

後在上海

重為印出

雖稍模糊

丁卯十一月十日

(蹟手題自並) 像遺之代時年少生先白少陳

此係少白先生於民國十九年覆香港陳春生先生之函，談中會史料之事者也。其云「去歲過滬時已盡爲截留，將所見所聞，幾盡爲搜去」云云者，卽指少白先生于十八年來京滬之際，由邵先生請其記述與中會史要事，而由少白先生手書中證明此史要內容已盡將其所見所聞者敘述，益可見其內容之詳盡，至其書法之遒勁秀逸，尤可寶貴，故特爲製版以供讀者之快觀焉。

春生先生 忽接 手教

藉出近况 至为 披耐 南

京以史料 访余 具托 可矣

得人 第亦 委余 之 去 乘 遇

渡时 已为 截留 将 此 见 此 闻

或 查 为 披 去 仍 肃 为 迄 正

在無以害者之中亦何
他日有緣良會時言德
之中或有憶及者則悲
變之者更無立重輕矣
道遠時有眼擗按址訪
解未及明法

正安

十九日
十六

興中會革命史要目錄

一、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

(一)幼年之家庭與學校生活

(二)香港之求學時代——革命思想之發源

(三)醫校畢業與在廣州澳門行醫

(四)上李鴻章書之經過

(五)組織興中會與籌備在粵革命

(六)第一次之廣州起事及其失敗之經過

二、孫先生之抵日本及漫游歐美

(一)到日本後之行動

目錄
二
(二)由檀香山至美國及倫敦被難之經過

三、在日本之活動

(一)聯絡留日華僑及日本志士

(二)與康梁交涉之經過

四、台灣方面之活動

五、保皇黨之占領橫濱學校

六、楊衢雲之重來日本及被擄

七、余之再赴台灣及返香港

八、革命黨與保皇黨交涉之經過

九、聯絡三合會哥老會之經過

十、再與康梁等之交涉

十一、惠州起事之失敗與史堅如殉難

十二、楊衢雲之死

附錄

興中會革命史別錄

(一) 楊衢雲之略史

(二) 陳廷威之略史

(三) 謝纘泰之略史

(四) 黃詠商之略史

(五) 史堅如之略史

(六) 鄧蔭南之略史

(七) 楊鶴齡之略史

(八) 尤少紈之略史

(九) 孫先生助菲購械經過略史

(十) 河內之一頁

(十一) 四大寇名稱之由來

(十二) 香港中國日報經過略史

興中會革命史要

陳少白述

一 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

(一) 幼年之家庭與學校生活

孫先生的父親，是一個普通做小買賣的商人；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按達成公本舉三男二女，因二子女早逝，故云）他父親爲人很好，什麼嗜好都沒有。他的哥哥——眉公，體格很強壯，頭腦也很聰慧，但是自小不肯念書，一天到晚總是在外面嬉笑頑皮，所以父親是很討厭他的。有一天，他那在檀香山經商的舅舅，有事回國。他父親因爲家裏很窮，兒子又不長進，就氣呼呼的請他舅舅帶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去。父親的意思差不多是不要再看見他的哥哥了！他的舅舅覺得小孩子頑皮，也是出於天性，年紀大了，或者也很可以成家立業的；

所以隔不了多少時候，事情辦理妥了，就帶了他的哥哥回到檀香山去。

孫先生的哥哥到了檀香山以後，一變常態，倒很能夠循規蹈矩，做些事情。起初在人家做田工，照中國的方法去耕種田畝。本來在五、六十年前，檀香山還是一個半開墾的荒島，人口稀少，棄地很多。政府爲了獎勵墾荒，隨便什麼人都很容易領田的。所以他的哥哥，替人家耕了幾年田以後，就自己合了幾個夥計，去領了些田畝來耕種。這樣，耕了幾年，倒也賺了一點錢，有一點積蓄了，於是就到茂宜 *Maui* 島去。茂宜島，是夏威夷羣島中五大島之一，他的哥哥到了茂宜島，就向政府租了許多地畝，闢爲山園，經營畜牧耕種事業，倒也順手。又因爲他爲人輕財好客，遇事有決斷，同島人多服他。所以後來島上的人，就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茂宜島王』“King of Maui”。

孫先生在十二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回來，就帶他到檀香山去。本來孫先生

在家鄉的舊書塾，已讀過三四年的中國書。這時候，到了檀香山，因為沒有中國學堂，所以在白天就進一個教會學堂，學習英語。晚上回家，溫習功課後，他還是勤讀中國書。

當時孫中山先生的哥哥，很反對耶穌教——他的反對，並不是有什麼理由，不過他以為只有中國的教化最好，除了中國教化以外，無論什麼教，都是不正派，都要反對的。而孫先生在教會學堂讀了幾年書，受牧師的熏陶，到十八歲，就進了教。不久被哥哥知道，當然要大生氣，就叫孫先生趕快反教，並要退學。孫先生不肯，他對他的哥哥說：『現在我既已進了教，怎麼樣可以反了過來？並且我進教，也和你沒有關係，為什麼要干涉我呢？』這樣，兩個人鬥起口來，孫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頓。打過以後，哥哥不理他。孫先生倒也負氣起來了，就拿了一隻衣箱，頭也不回的跑出門。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好呢？摸摸身邊，也沒有錢。一

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後來就跑回到教會學堂裏面去。見了牧師，就說：『我哥哥不要我讀書，我現在站不住，要回去了。』牧師聽了，很憐惜他，苦苦的勸他：『你暫時住在學校內罷。隔幾天，等你哥哥氣平了，再可以去商量的。』但是那時候孫先生覺得既和哥哥鬥氣出來，再也不能住下去了，並且出國已六七年，很想回去見見家鄉情況；所以他還是很堅決的要回國。牧師見勸既勸不住，就幫助了他的船費，使他回到中國來。後來他的哥哥知道了，覺得因孫先生進耶穌教迫走了他是不對的，心裏有些懊悔，所以時常特別寄了些錢到中國，供給孫先生的學費。

(二) 香港之求學時代——革命思想之發源

孫先生到了中國，就在香港繼續攻讀。孫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讀書。起初在香港讀書的學堂，就是皇仁書院。皇仁書院是那時最有名的中等學校。不久

他就回到廣州進博濟醫局附設的醫學校學醫。校裏書本是由英文譯成中文的。在這個學校，孫先生遇見一個同學鄭士良。鄭士良是客家人，也是三點會會員。本來在廣州的客籍人，多半加入三點會。會中的口頭語，就是『反清復明』。其實這『反清復明』四個字，究竟怎樣意義，在那時候的會員，能夠明瞭的，已經很少很少。當時孫先生和鄭士良既是同處一校，又是志同道合，所以兩個人很稱莫逆。但是孫先生也只有和鄭士良一個人，可以談天，其餘就都是話不投機了。

孫先生在博濟醫學校，大約讀了兩年書，就到香港進雅麗氏醫院附設的學校。這個雅麗氏醫院，怎麼樣成立的呢？當時有一位何啟博士，在英國讀書，畢業後，就娶了一個英國人雅麗氏 Alice 爲妻。回國後數年雅麗氏去世，遺下幾萬塊錢的產業。何啟博士抱鼓盆之痛，非常傷心，很不願意得到他妻的遺產，所

以就代他捐產興學，修了一個醫院，名之謂雅麗氏，以誌紀念。同時在醫院內，附設一個醫學堂，叫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現已改組為香港大學醫學部）廣招中國學生入學習醫。何博士亦校內教授之一，吾等之師也。

孫先生當時在博濟醫學校，雖得鄭士良日夕暢談，很覺有味；但在廣東省城，耳目衆多，言論也很受束縛。不如在香港，較為自由。所以在雅麗氏醫學校成立時，即由博濟轉入。其時孫先生已二十二歲了。他進校以後，天天談革命。同學中當然沒有人同他談的。或有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他的，或是當他中風病狂而笑他的。並且還起了他一個綽號，叫他『洪秀全』。因為孫先生平時，常常談起洪秀全，稱爲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沒有成功！

孫先生在雅麗氏醫學校讀了兩年。那時，我在廣州念書。有一天，我有事到香港去。在沒有到香港去以前，在廣州見到一位姓區的老朋友。這位老朋友，既

是認識我又是認識孫先生的他說『你到香港我可以介紹給你一個人這個人恐怕同你見解很相合的。』我說『很好。』他就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到了香港，就請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牧師，領我到雅麗氏醫學校內見孫先生。王煜初介紹過我們之後，就告辭去了。孫先生，見了那封介紹信，就很高興的和我談話起來。大約經過十分鐘，他就說『我們去逛逛公園吧！』我當時初次到香港，也不知道什麼，就跟孫先生到了一個植物園，擇了一個很靜的地方，兩個人坐下，談談時局，覺得很入港。談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機。最後他就問我『這次到香港，要耽擱多少天？』我說『只有一天，馬上要走的。』他就說『無論如何要想法常常談談。』這樣分別以後，過了幾個星期，我自己因爲家境日就艱困，預備到香港去半工半讀，減輕家裏的負擔。一到了香港，當然時常到醫院裏去，在孫先生的宿舍內談天，天天談革命的事，總是很高興的。

孫先生那時碰到我，常常勸我學醫，說：『醫學是很有用的。』我因爲習性不近，總是不願意。有一天，我照常在他那裏談天，他忽然說：『請你坐坐。教授來了，我要聽講去。散課後，再回來同你談天。』隔了一回，他匆匆的跑回來對我說：『康德黎博士請你見面。』康德黎博士，當時是醫學校的教務長。我說：『不認識他。』他說：『有事情才請你去。』我說：『人既不認識，那裏會有什麼事情呢？』他待我講完，就抓了我的衣袖，拉到教務長室內，見康德黎博士。當時康德黎博士見了我，說：『我們是很歡迎你的。』其實他所說的歡迎，是因爲方才孫先生說我要到這裏來讀書。那時我又朦在鼓裏，聽了康德黎博士的話，無從致答。只說：『Yes, thank you』而已。後來我們就退出來，我責他不應該強作主張，孫先生說：『好了，你進來念書，大家可以多談了。』我沒有辦法，就答應了下來，轉入雅麗氏醫學校。其時，我所讀的一班，比孫先生差兩年。

現在再講講孫先生的革命思想，究竟從那裏來的呢？當孫先生在檀香山的時候，夏威夷羣島，還是一個獨立的小國，沒有被美國吞併。由一個夏威夷王管理羣島的行政事務。這個夏威夷島既是總埠，實在也是皇城的所在地。所以孫先生常常說：『在美國三藩市僑居的中國人，一點政治思想都沒有，這是因為華盛頓京城在東，三藩市商埠在西，對於政治方面，很少接觸的緣故。而在檀香山的就不然。大埠就是京城，天天所見所聞，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國僑民差不多個個有些政治思想。』並且，那時美國常常想把夏威夷羣島合併，夏威夷羣島的人民，就天天在那裏反抗，僑民看慣這種事情，當然更大受影響。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孫先生。後來孫先生回到中國來，看到中國情形，不對了。所謂『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賂賄；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把一個地大物博的中國，鬧得竟不及人家

小小一國，孫先生傷心之餘，以爲國家爲什麼這樣衰，政府爲什麼這樣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權柄，握在異種人——滿洲人手裏。如果拿回來，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辦好。同時孫先生又感覺到：當時洪秀全的事業，可惜半途失敗；否則他能夠成功，由中國人當權，就可不致再受人欺侮，所以心裏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這些，恐怕就是孫先生革命思想的起點了。

當時在廣州和孫先生談天的是鄭士良，在香港就是我。後來在雅麗氏醫學校畢業，到上海去，就碰到陸皓東。陸皓東在上海爲電報局的領班生，因爲陸皓東家鄉就在孫先生翠亨村的鄰近，大家是同鄉，所以一見就很投機的。

(二) 醫校畢業與在廣州澳門行醫

孫先生求學的用心，實爲我所僅見。在雅麗氏學校讀書，平時無論什麼學科，都是滿分。到了二十七歲畢業的時候，其中祇有一科是九十幾分。校中教員

與考試官就爲他開了一個會議，覺得這個學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學生。學科中大部分是滿分，祇有一科稍爲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會議結果，他們就送給他幾分，使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所以在畢業證書上是註明『滿分』的。（這張證書，英文是校長寫的，中文是我填的。）

孫先生畢業以後，他想開藥房，叫我替他擬招股章程。這件事忽然被校長教授知道了，就禁止他。因爲照他們英國的習慣，醫師的地位很高，稱爲上等人。做買賣的人，就比較低賤了。所以當時校長就叫孫先生去，對他說：『你不應該做這種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開藥房的。因爲你是本校第一屆第一名的學生，應該自愛。』這樣一來就把孫先生開藥房的計劃打破。後來就先後在澳門和廣州掛牌行醫了。很奇怪！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極端欽佩的。就診者戶限爲穿。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竟有一萬元。

之多；但是他並不積蓄，總在各方面用了出去，以致賺來的錢，到手就完。

孫先生一面行醫，一面還是要開藥房。所以在澳門開了一家，在廣州繼續開一家，再在石岐也開一家。我沒有辦法阻止他，就幫幫他的忙。到第二年，他就把店裏事務，交託一兩個夥計管理，這樣糊裏糊塗的讓他們去經營，竟把孫先生的醫金，統統放在買賣上用完。到後來連開銷也不夠了，我就常常替他想方法來維持。

(四) 上李鴻章書之經過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賸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

跑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紙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隨便稍爲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把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字陶齋）託他想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詮，別號天南逸叟）。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Dr. Legge* 譯四書五經。瀝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爲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下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分。並且

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至蘆台督師，軍書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

(五) 組織興中會與籌備在粵革命

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就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算爲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夠聽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大約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間，就正式成立興中會。當時的會員寥寥無幾。除了他哥哥以外，在會裏稍有關系的，就只有鄧三伯（蔭南）劉祥（劉季生之叔）等數人，並募捐到一點錢。自此以後，會中情形，日日在那裏發展，他就寫封信給我，信上說：『前次從香港到澳門去，在「香山」輪船欄杆旁所說的話，不要忘記。』究竟他所說的在輪船上講的什麼呢？就是講到將來有機會的時候，預備怎樣造反。他信上還說：『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你預備，我就要來了。』這時候，已是十一月。到了十二月底，孫先生就回到香港。當時我因爲學校放年假，已回到廣州，住在朋友家裏。他找不到我，就打

聽到了我的住處，當晚趁了夜航船到廣州來尋我。在元旦日早晨，就在我朋友家裏找着我。當天（晚上）兩個人又回到香港，找房子，設機關。爲避人注目，就題了『乾亨行』的名號，裝作做買賣的樣子，暗裏作爲我們的總機關。房子找好，我就到澳門把鄭士良找回來。在正月十幾，又要我到上海來找鄭陶齋。當時還有一兩個人也找回去幫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個月，所找到的人，還有一個陳建威。陳建威是在水師學堂畢業，以前在小兵船當大副，這時適在賦閒，所以我就帶了他回來。

孫先生在廣東方面，又派人到內地去運動。聯絡那『綠林』營勇，其中如鄭金部下的安勇，廣東北江的綠林，城外三元里有名的鄉團，香山順德的綠林，這些都是我們預備起事的基本隊伍了。

當我在上海時，謝纘泰，楊衢雲二人也在香港入了會。這兩人係先由謝纘

泰入會，再介紹楊衢雲入會。還有黃詠商一人。他加入會後，很熱心。在策劃與金錢方面，得他不少的幫助。

(六)第一次之廣州起事及其失敗之經過

這樣辦了幾個月，孫先生天天在香港廣州間來往計劃。並在廣州雙門底，租了一間王氏家祠，假託開一個農學會。預備在九月初九日就發動。爲什麼要定九月初九發動呢？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們以爲：那一天是粵俗掃墓之期，無論什麼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時來往的人很多。我們預備起事的，香港方面有三點會會員幾千人，如果在那天混到省城去，人家就不易注意了。

九月初，我們在香港開一次會議，人數很少，只有七八人。這是最後一次會議。爲什麼開這次會議呢？當時廣州和香港兩方面的事情完全預備好了，孫先生意思開這次會議，就是要公舉一個總統出來，可以由他發號施令。一開會議，

當然一致通過舉孫逸仙當總統。通過之後，大家就同孫先生拉手，恭賀道喜。這件事情辦好，孫先生就想先到廣州，預備不再到香港來了。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隊等等交楊衢雲負責處理。我們也就預備都離開香港，到廣州去。當時，楊衢雲胆很小，不肯到省城來冒險。最後，他也答應在九月初八晚上，由他帶了三點會三千人，搭夜船到省城。天亮到岸，我們就馬上動手。這樣當然算是很妥貼了。孫先生就把銀行裏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軍械統交給楊衢雲，預備他最後到省城帶來。他到了省城，就可舉事了。

隔了一天，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可否把總統的地位讓給他，以後到省城，事情辦好了，再還給孫先生。孫先生聽到這幾句話，覺得事情還沒有開始，同志間就發生地位之爭，非常痛心，精神上也就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個人，開一個會議。鄭士良聽到孫先生說明了上面的事情，他

就說：『這是不能答應的，我一個人去對付他，我去殺他，非殺他不可。』當時我就說：『這是不對的。殺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們還能起事嗎？』照我的意思：我們先到省城辦事。辦成功那就沒有問題了。辦不成功，隨便什麼人做總統，是沒有關係的。』孫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當天晚上，再開一次聯席會議。出席的人中，還有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係化學師），是孫先生由檀香山約來的。在會議席上，孫先生就自己提出來，把總統的名義，讓給楊衢雲。在事前，我們既然說妥了，會議表決，也是無理由的讓給楊衢雲做總統。第二天，孫先生就到廣州去，我們幾個人，過了兩天，也去了。只留楊衢雲一個人在香港。

初八晚上，我們在廣州，什麼事都預備好了。只要等天亮，就可動手。那時，孫先生住在河南尹姓的朋友家裏，陸皓東住在南關「鹹蝦欄」，我就住在雙門底總機關附近一個親戚開的舖子裏。到初九日，天還沒有亮，我就起來，馬上跑

到農學會等了好久，並沒有消息。綠林首領、軍隊首領、民團首領等都來討口號。等命令，而孫先生却還沒有來。本來香港船在早晨六點鐘就應該攏岸了。我們一直等到八點鐘，才見孫先生形色忽忽的拿了一個電報來。一看，是楊衢雲打來的。電報上說：『貨不能來。』我就同孫先生商量這事怎樣辦呢？我說：『凡事過了期，風聲必然走漏，再要發動一定要失敗的。我們還是把事情壓下去，以後再說吧！』孫先生也以爲然。一方面就把領來的錢，發給綠林中人，叫他們回去，再聽命令。同時馬上打電報給楊衢雲，叫他『貨不要來，以待後命。』諸事辦妥以後，孫先生就同我想方法，覺得現在處境很危險，不走開，恐怕過了期，不能動身，還是離開廣州。孫先生說自己有事要辦，叫我先走。我就在當晚乘『泰安』夜航船回到香港去。

第二天，是星期日。孫先生租到一隻小輪船駛到香山唐家灣，坐轎子到澳

門，再從澳門搭船到香港。他這樣兜了一個圈子，費了兩天工夫。我在香港，却焦急得不得了。因為我到了香港，廣州的事情已鬧出來了。人也捉去了！機關也封了，花紅單也貼出來了。鄧三伯亦回到香港找着我說：『傳說孫博士也捉去了。』我覺得事情不好，孫先生遲遲不到，恐真有不測。這樣疑疑惑惑的，着急了兩天，才見孫先生到我家裏來。他來了，就說：『現在我們究竟怎麼樣辦呢？』兩個人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方法。本來我們有一個英國律師顧問在香港，他就坐了轎子去問那顧問：『我們住在香港能否不發生危險？』這位英國顧問，雖是當律師的，對於這件事在香港却是初見，並不知道政治犯有沒有特別規定。所以他說：『這是沒有辦法。不要吃他們的虧，還是離開香港最好。』孫先生回來對我說：『顧問已叫我們離開香港，較爲妥當。我們還是跑吧！』就找到了一張報看看，今天有什麼船離港。看了報，知道有一隻到安南去的船，當晚就開。就派人

去買船票。豈知這艘船，是貨船，不乘客人的。後來打聽到還有一艘船，船名「廣島丸」的，明早到日本去，雖然也是貨船，却有四個艙位。孫先生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人，乘這隻船到日本去。船一出口，便遭大風，經過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戶。到了神戶，就買份日報來看看。我們那時，雖然不認識日文，看了幾個中國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見『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耀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動只算造反而已。自從見了這張報紙以後，就有『革命黨』三字的影象印在腦中了。

一 孫先生之抵日本及漫游歐美

(一) 到日本後之行動

我們在神戶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到橫濱。但是在橫濱，一個人都不認識。所以我們在船上，想到住居問題，倒很不安起來。湊巧孫先生想起，從前最後一次從美國回來，經過橫濱的時候，有一個中國廣東人陳青，到船上來兜賣東西。孫先生那時候，革命思想很厲害，碰到一個人，就要說這些話；就是和一個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所以孫先生看見陳青是廣東人，也同他說起革命來了。陳青聽了孫先生的話，回去就對他的同鄉說：『今天船上有一個人，很奇怪，他說要在中國造反呢！』這個同鄉，好奇心起，就跑到船上去見孫先生。孫先生見他，問起他的姓名，知道他姓譚名發，在橫濱開一間洋服店。兩個人就談了一會。最後，

譚發還答應以後有什麼事，他可以幫幫忙。這一次我們到橫濱，孫先生就想起這個人來了。所以叫我們留在船上，他一人登岸據着住址，去找譚發。找到了，說了來意，商量栖留問題，譚發就替我們租了一個樓面，這個樓面很小，只有六席的一個房間。孫先生看定了，倒也很滿意，就回到船上來。當孫先生登岸之後，我們整候了半天，不見回來，心裏很爲着急，以爲出了甚麼意外。好不容易等他回來了，才安心的跟他到那新樓面住下。那時候，心裏到舒服起來。因爲到了這裏，中國政府已追究不來，而且在這個地方，又有了住宿的場所。現在我回想起來，總覺得那時候的舒服，真非言語所能形容了。

我們在橫濱也沒有什麼事做，大家出去逛逛市面，在家看看書。一二日後，譚發介紹給我們幾個人，其中有一位馮鏡如，就是馮自由的父親。當時馮鏡如在橫濱開了一間外國文具店。又有一位馮紫山，乃鏡如之弟，也是開文具店的。

孫先生就在那一天晚上，開起會來。派馮鏡如爲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他的兄弟馮紫山派爲司庫。（那時候馮自由祇十二四歲）這樣過了幾天，孫先生就剪去頭髮，換了西裝，預備叫我一同到美國去。其時，美國對於中國人，已有禁止進口的命令，所以美國領事，面告我們，不宜冒險前去。孫先生先說明他是檀香山出生，領事才給他護照，而我那時因爲沒有辦法，就在日本耽擱下來。過了幾天，鄭士良也回到香港去。所以這時候在橫濱的，只有我一個人了。

（二）由檀香山至美國英國及倫敦被難之經過

孫先生到了檀香山，先看了他的哥哥，告訴他以前所經過的一切情形。他哥哥說：『這不算一回事，還應繼續幹下去。』於是也開了幾次會，多找幾個人入會。不久孫先生就到美國，到了美國，也竭力宣傳革命的意義，希望華僑幫助，把滿洲政府推翻，奪回政權。當時很有幾個人來入會，捐了多少錢。自三藩市上

岸，沿途宣傳，一直到美國的東岸，才渡大西洋到英國倫敦去。

到了倫敦，也不認識什麼人。恰好那時候康德黎博士已回到英國，見孫先生到了，就替他在自己家的附近，找了一間房屋住下，自此以後，孫先生就時常跑到康德黎博士的家裏，談談天，看看書，這種情形，差不多天天如是，後來，忽然有好幾天，沒有到康德黎家裏來。康德黎夫人以為很奇怪，到孫先生的寓內去尋，也沒有消息。這時候，就是在公使館被拘的事情發生了。

孫先生被中國公使拘留以後，公使龔照瑗（湖南人）就預備租了一艘船，造了一只木箱，把孫先生釘在裏面，運到中國來。我們要知道：當時孫先生怎樣會被公使館拘留起來呢？照孫先生自己做的倫敦蒙難記所說：是道遇公使隨員鄧廷鏗（號琴齋）自言是香山同鄉，他鄉遇故，就拉到鄧家內談天。原來他的家就是中國公使館，以後先生又遇到好幾次，末了一回，即被挾持登樓，禁諸室

中。但是實際並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時孫先生對我說，他早已知道公使館，他故意改換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館去宣傳革命。後來，公使館的人疑惑起來，因為當時廣州起義之事，傳聞還盛，以為這人，或者就是孫逸仙。公使隨員鄧廷鏗，因為是同鄉，就試出他的確是孫逸仙，於是孫先生就被他們拘禁起來了。

孫先生在公使館內，一切擺佈，多是公使館參贊英人馬凱尼一個人計劃。起初把孫先生押到四層樓上，就派鄧廷鏗去討口供。鄧廷鏗對孫先生說：『我知道你是孫逸仙，請你把你的事情告訴我罷，現在無論如何，是跑不了的。中國公使館照國際法律算是中國地方，外人不能干涉的。公使要把你送到中國去。如果你肯將事情告訴我，或者還可想方法，否則你就一定完了。』孫先生不理他，但說：『我們是同鄉，為甚麼不替我想想法子呢？』鄧廷鏗說了幾次，無法探出口供，以後就不再來了。

孫先生拘留在使館以後，他們倒很優待他，每頓飯，有四樣湖南菜。但是孫先生恐怕菜裏有毒藥，都不敢吃，只吃麵包和牛奶。有一天，孫先生把一張紙，寫了許多求救的話，摺成一隻燕子向窗外飛去。很不巧剛剛飛回來在公使館的園子裏面落下。於是他們把房中的百葉窗都釘起來。孫先生身上所有的紙，也都搜了去。所賸的，祇有一枝鉛筆和幾張金磅鈔票，還有幾張名片。因為這些東西藏在鞋子裏面，並沒有搜去。但是有一天天過去，外面的消息還是一點不通。後來孫先生就對一個天天到他房內清爐灰掃地的愛爾蘭工人說話，求他想法搭救，請他把他寫好的名片，送到康德黎博士家去。豈知這個愛爾蘭人，雖是答應下來，但是他不但送去，還去送給公使館裏的人看。這樣公使館防備更嚴，要逃脫是更無望了。

過了幾天，仍沒有消息。當時到孫先生房內清爐灰掃地的本來是兩個人，

輪流當值的這一天就是一個年紀很老的人進來。這個人名叫柯爾，生性很誠懇，孫先生又求他搭救。柯爾問道：『你究竟是爲什麼事拘禁在這裏？』孫先生看他沒有智識，要想用淺近的比喻去感動他，其時適土耳其回教徒屠殺耶穌教徒很爲殘酷，阿米甯是土耳其屬國，是歐洲一個很小的民族，被土耳其人殘殺，歐洲各國的人很抱不平。孫先生要感動柯爾的心，就說：『我的境况就同土耳其人殺阿米甯人一樣！我是阿米甯人，滿清政府就是土耳其。他們要殺我，請你設法，放我出去。』柯爾也並不一時答應，退了出來。他有一個妻子，天天到使館來看他的。這天，他妻子來了，柯爾就對她說：『我們這裏有一個人監禁着，今天他請我救他，以爲如何？』他妻子的心腸很軟，覺得這種殘殺的事情，還是幫助的好，所以說：『我們就想法搭救他吧！』於是老夫妻就計劃了一個方法。

那時候的使館門禁森嚴，無論什麼人進出，都非常注意。柯爾的妻子回去

後，柯爾就去對孫先生說：『我們已定了主意搭救你。不過房門外，時常有人在鑰匙洞內張望，你寫條子時，最好不要給他們看見。寫好了，也不要交給我，只要放在灰堆裏，明天我來收拾爐灰的時候，就會替你帶出去的。』孫先生就照柯爾所說的方法做了。第二天，柯爾掃灰，果真把孫先生寫好的名片，拿了出去。他的妻子也到了使館內，柯爾就叫她將這名片帶出公使館，使館門口守門的人依例搜身，幸虧柯爾的妻子把名片放在反摺的袖口內，才未被檢出。她出門後，就馬上跑到康德黎博士家裏。

當時康德黎博士已七八天不見孫先生了，心裏很爲着急。這天晚上已過十二點鐘，柯爾的妻子把名片送給康德黎。康德黎看見孫先生的名片，反面寫『康德黎博士請你到公使館救我』字樣，他認得是孫先生的筆跡，聽柯爾的妻子說明緣由，就恨極了！一方面他的夫人即時跑到孫先生的寓內，把所有文

件，統統替他燒掉。一方面康德黎博士就坐了馬車到公使館，要求他們把孫先生放出。使館守門人當然不理他。康德黎博士覺得這樣不好，孫先生明明在內，經我今天這樣一說，不要被他們運出，我今天晚上非把這座房子看守不可，於是就叫馬夫到後門去看守，自己在前門坐在車上把守，一直守到天明，又跑去見了萬臣博士 Dr. Mansion（也是從前創辦雅麗氏醫學校的老教授）告訴一切，請他一同到警察總監處去報告。萬臣博士對總監說：『我們有一個最好的學生，已被公使館捉了去。』總監却說：『沒有這回事。』不理他們。康博士沒有辦法，一方面就到各報館去請他們在報上宣傳。報館起初也半信半疑的隨隨便便替他登了一點。因為人人以為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少人去注意。同時又跑到偵探所，僱了幾個偵探，把公使館暗中包圍起來。萬臣博士就去見英國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侯。沙士勃雷也不信，就去叫公使館參贊馬凱尼來

詢問。馬凱尼又說沒有這件事。這樣各方去奔走，結果都沒有辦法。康德黎博士想只能在報上竭力宣傳了。果然報紙上越登越厲害，馬路上揭報館新聞廣告的牌，也寫了很大的字，引人注意。後來倫敦全城宣傳遍了，於是轟動了幾千市民，擁到公使館門口來叫罵，一定要公使館放人。最後說：『如果不放，一定要把使館統統拆下來。』這樣鬧得太兇，警察也干涉不來。公使館的人慌了。沙侯恐有意外，再把馬凱尼傳到外務衙門。馬凱尼知不能再賴，方才說出了真話。於是，由英國外務部出公事到公使館，勒令放人。馬凱尼回來，到孫先生的房間說：『好了，我們外務部要放你出去了。』其時外務部的公事已到，警察總監親自到公使館來。因為門前的人包圍太多，排開衆人方能進去。後來從後門把孫先生領了出來。出門的時候，有很多報館記者，都要他報告詳情。孫先生就說：『等一回再說吧！』就與警察總監同車回到警署，具了親供，才到康德黎博士的家裏。

這一次如果沒有康德黎博士設法，孫先生一定是不能活了。當時公使館費五千鎊錢已經租了 Grand Line 公司的船，預備把孫先生生活放在木箱內，運回中國。如果不是滿清政府要得到活供，孫先生在倫敦恐怕早已不能活命了，所以這一次所遇的危險，真是間不容髮。

再當時柯爾答應救孫先生的時候，孫先生除了把身上所有的錢給他，還允許他將來出去之後，再要酬報他。所以後來康德黎博士介紹孫先生到處演說請大家幫助，所捐到的幾百鎊錢，也統統送給柯爾。柯爾爲了這事，早已被使館辭退了。孫先生又因爲問訊的人太多，就做了一本『倫敦蒙難記』發表出來。

(宮崎譯爲幽囚錄)

孫先生自從在公使館出險以後，就在歐洲各國考察政治風俗。隔了一年多，才離英赴美。經過加拿大，乘皇后船到日本橫濱。那時候我還在橫濱，就住在

我的家裏。自此以後，孫先生就認識宮崎寅藏，及其他日本民黨中人，再從事實際的革命運動了。

三 在日本之活動

(一) 聯絡留日華僑及日本志士

乙未年秋天，廣州事情失敗，我和孫先生鄭士良三個人到了日本橫濱。不上一個星期，孫先生就斷髮改裝到美國去了，鄭士良也回香港去，只留我一個人在那裏住下，好在還有幾個會員來談談話，倒也不感寂寞。當時馮鏡如也很高興，請我遷到他所開的文具店內。這時候中日戰爭已告結束，邦交恢復，滿清政府又派領事來駐橫濱了。等到領事將到之時，興中會的會員却都害怕起來，尤其是馮鏡如馮紫山等，以為我在橫濱，如果領事有什麼舉動，恐要連累他們，都急急忙忙的來請我避開，以免意外。我在當時雖並不怕什麼領事，但事到如今，知道不能再留，好在有一兩個日本朋友，還能關切我，替我設法，因此就搬到

東京本鄉一個日本朋友家裏去住了。

上一年（甲午年）孫先生在檀香山的時候，結識得一個日本人，姓菅原名傳，*Sugawara Den*。這一次，我們來到日本橫濱，孫先生就去找他。果然菅原傳已回到日本，家在東京，我們就到他家裏去，相見甚歡，殷勤款待。孫先生離開日本之後，他還請我到東京紅葉館，大排筵宴的食過一頓飯。又介紹給我一個日本人姓曾根名俊虎，*Sonei*。這曾根俊虎，原是一個日本海軍大尉，因事去職，曾在中國北方多年，很留心中國的時事，頗能說幾句中國普通話，也很喜讀中國書。做幾首中國詩，所以見了我，甚是投機，時常到我家談天。他家住在東京橫濱間的大森地方，只須三五十分鐘火車就可以到了。所以我在無聊的時候，就到他家裏去談談，或是約他出來逛逛名勝，倒也可以消遣我那客中寂寞。

我住在橫濱時，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一個日本牧師。這個牧師很和氣。

有一天，他對我說：『這裏有一個老朋友，名島津彌藏，他很留心中國事情，有事時，也很願意幫忙的，你願意去見見他，我可以介紹。』我自然是說好。當天就隨着這個牧師，到那朋友的家裏。誰知這位有心幫助的朋友，正是病在垂危，臥床不起之時，因為他染着癆病多年，已奄奄一息了。牧師就在他的牀前，把我的經歷情形大略告訴他，並且對他說：『因為你很注意中國時事，所以我介紹這位陳先生來見你。』島津彌藏那時候，病勢已沉重，不能多講話，惟有點頭會意，露出一片欣悅之色，又像狼覺抱歉之意。我們不好久留，就告辭出來。往後，因為並沒有繼續來往，我也逐漸把他忘掉了。

數月之後，橫濱會員見空氣緩和，心神略定，又要我搬回橫濱來。有一天，有一個日本人，拿了一封曾根俊虎的介紹信來見我，我把他請進來，再把信拆開一看，知道來的日本人是宮崎寅藏，談了半天，遂知道宮崎寅藏是島津彌藏的

兄弟。島津彌藏本來叫宮崎彌藏，因為自幼出繼在外，所以用承繼人家的島津二字爲姓。

當島津彌藏見着我的時候，宮崎寅藏正在暹羅，有一天，接到他哥哥的信，說有一個中國革命黨重要人物，留寓日本橫濱，時不可失，你須趕快回來。宮崎得信，就從暹羅回到日本，來見他哥哥。那知道生癆病的島津彌藏，已等不到宮崎歸來，在前幾天死去了。當時島津寄宮崎的信，並未註明中國革命黨重要人物是誰，家在那裏，宮崎摸不着頭腦，雖然不時探聽，總沒有方法可以探聽出來。數月之後，有一天曾根俊虎的母親做壽，宮崎和曾根都是注意中國時事的人，所以本來就有一點相熟，這一天曾根請客，宮崎亦在被請之列。其時他也請我，不過因事未往。在曾根的意思，很想趁這個機會，介紹我認識宮崎，後來見我不到，他就在席上把我的大略，告訴了宮崎。宮崎聽得，回想到他哥哥信上的

話，不勝之喜，就說：『好極了，我正在要找這個人。』隨將以前的經過說明，向會根要了介紹信，問明住址，他就即日找到我家裏來。

宮崎見了我，如獲珍寶，暢談了一兩點鐘。他說：『我已和人約定，馬上要到香港去，所以不能多談，等到回到日本來，再圖快敘罷。』我當時聽見他說到香港去，就寫了幾封信給他，介紹他認識幾個在香港澳門廣州的革命同志。我爲什麼要寫這幾封介紹信呢？我想我們的革命黨，預備把中國大事負擔起來的，如果在國內竟沒有可以共談的人，豈不是被人起疑嗎？但是話雖如此，當時在國內實在沒有幾個人，所以我那時介紹的，只是略能談談革命的人罷了。

我當日由東京遷回橫濱，其中還有一個緣因要略爲敘述。因那時馮鏡如在橫濱，和一家日本印刷店，訂了一張合同，要他代印一部英華字典。但是馮鏡如是一普通商人，不說他中英文字的根柢如何，又那裏有工夫編輯什麼書籍。

但是合同已訂好，書又編不出來，印刷人日日來催稿，所以纔想到我來，就請譚發到東京來找我，替他幫忙。起初還托言橫濱朋友因老遠不見，要請我到橫濱敘敘，如是者接二連三的要求了三四次，我不好再却，就答應了他。實則我心裏亦很願意見他們風色如何，好再着手進行我的事，因此就同譚發再回橫濱去。（我遷居東京之後，那稍爲關切的會友中間，也曾到東京來見面談談；惟馮氏兄弟，似未嘗到過。）

我到馮鏡如店裏，他已經辦好了酒筵相待，我心裏很爲高興，亦甚感激。席半，他方才講出同日本人訂約的始末情形，最後說這件工作，非得我答應幫助不可。我聽了他話，才明白今日的來意，心裏本不願意擔任這項工作，但想到前途的生活很爲可危，我家裏本來並不寬裕，自從做了革命黨之後，家裏受累不淺，更是不能理我了。而那時我在日本，手上已空，本來有爲外人傭書覓食之意，

現在馮鏡如如此着急，誠意求我幫助，答應下來，亦算是一舉兩得，因此就在席上應允了。數日後，遷回橫濱，日間替他消磨了幾點鐘工夫，每個月底得他幾十塊錢，應付我的開銷。

當時，馮鏡如因欲便於編纂，還要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店裏，在那裏食宿。前後大約費了十個月的工夫，英華字典就脫稿。這稿既係馮鏡如出錢編纂，自然是用馮鏡如的名義出版，出版後銷路還好。但此書未脫稿之前，馮鏡如的文具店失火，全間燒燬，我也另外租了一間小房子，一人住下來了。

不久，孫先生從倫敦脫險出來，離開英國，經美國加拿大，乘皇后船來日本，到橫濱登岸，天還沒有亮，他到我家裏來，我還沒有起來。我在報上和孫先生的信中，知道他避難的詳情，又早已接到他的信，要來日本。見面之後，真覺得異樣快樂，他從死裏逃生，今日能再相見，豈是偶然的嗎。

孫先生到日本之時，我正想整裝南下，到台灣一行。我把我的意思同孫先生商量。我說：『我兩人困守一方，無從發展，不是一個辦法。現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時機，到台灣去一次。自從甲午戰敗，滿清政府把台灣割給日本之後，年來不知攪到怎樣一個地步，我沒有到過台灣，我倒要前去觀察觀察。那裏我有一個日本朋友，約我去看他，我能夠在那裏活動活動，或者也可以把那裏的中國人聯絡起來，發展我們的勢力，豈不較勝呆住在這裏。』孫先生深以為然，從此我就別了孫先生一人南去。

孫先生住在我的房子內，倒也很好，又因當時駐橫濱的中國領事，是一個自了漢，不曾與我們為難，所以馮鏡如幾個人，也就依舊高興幫同孫先生重新活動起來。

有一天宮崎把香港的事情辦妥，再來橫濱，到我家裏來。那時我已到台灣

去了。當時時光很早，孫先生還沒有起來，聽得有人叩門，就披衣出來相見。宮崎見了，說明來意，孫先生說陳某已往台灣，宮崎大爲失望。及問孫先生的姓名，孫先生對他說了，他眼見面前的人，就是革命黨的大首領孫逸仙，又高興得了不得，當面說明一向仰慕的話，并把從前訪我的事實來意，詳細說出。孫先生早從我這裏知道這段事由，知道他就是宮崎寅藏，也非常快樂，就請他坐下，自己進房盥洗，重新出來，同他談了半天。從此以後，宮崎就不絕的到橫濱來見孫先生，又請孫先生同到東京去，介紹見他生平最佩服的一個前輩犬養毅。

後來犬養毅又介紹孫先生認識一個進步黨員平岡浩太郎。平岡是九州福岡煤礦的主人，家裏很有幾個錢，甚愛慕孫先生之爲人，遂請孫先生到東京居住，好多識幾個政客偉人，所謀更加活動。並且知道孫先生境况不佳，所有房飯各費，悉由他一人負擔。又因爲孫先生一個人在東京起居不便，就請宮崎的

朋友平山周作伴，照料一切，兩個人住在一起，門上的名稱，也就用平山周三字。孫先生不懂日本話，平山周能略解英文，還可靠他當繙譯。

（二）與康梁交涉之經過

在孫先生沒有回橫濱之前，到我家裏來談天的人很多，有一個會員黎煥墀，他是做法國郵船公司的買辦，同一個朋友郭雅生，兩個人常常對我說起，要在晚上抽出些時間，教教他們中國文字。因為他們自幼出國，中文的學問不多，現在很想藉個機會自修自修。我聽到這話，未嘗不贊同他們的誠意，但我以為此種辦法，未為盡善。所以我對他們說，他們的來意甚為可取，但是我本人性情不近於教讀，況且我也不能長久住在橫濱，所以照我的意思，以為不如正式辦一間合宜的中國學校，（那時候橫濱華僑有一間公立小學校，規模很小，教法又很腐舊的。）使橫濱的中國青年孩子，一齊得受相當的教育，這樣也可宣

傳我們的主張。黎郭二人覺得很對，同幾個會友商量過，就在中華會館開了一個全體會議，當時到會的也有幾十人。討論結果，就決定以中華會館爲校址。學校的經費，一部份由中華會館的產業劃出，一部份由華僑分任到外邊去募捐。這樣一來，果然把開學校的事情辦得大有眉目了。恰好這時候，孫先生由英國回來，我因爲要到台灣去，就把這件事完全交給孫先生去辦。不過我在臨走的時候，因爲學校的教員還沒有着落，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學校的董事，叫他們到上海去請梁啓超代聘教員。

我爲甚麼要托梁啓超替我們聘請教員呢？說來話長。乙未年正月，孫先生叫我到上海來，召集同志，回廣東起事，當時我在上海住在洋涇浜全安棧內。其時適康有爲、梁啓超、師徒二人進京會試，路過上海，也住在全安棧內。住在全安棧的，多半是同去會試的廣東舉人，也有做過康有爲的學生的。當時有人對我

說：『康聖人到了。』康有爲係志大言大的人，我們久欲延攬他同辦大事，我想到在那年的春天，我和孫先生特地到廣州去找他，到他那廣府學宮裏面教學的萬木草堂，剛巧他還沒有開學，沒有見着。這一次我到上海，竟能同他同住一個棧房，我當然要去見見他了。康有爲的學生，聽見我要去見他，總不以為然，說：『還是不去見他的好。』我很奇怪，問他們的緣故。他們說：『康聖人的脾氣是很古怪的，見了人，如果說得有些不合他意思的，就隨便罵人，所以我們都叫他做「康怪」。』我說：『無論他是怎樣一個人，我一定去見見他，我是不怕的。』

當時，我住在全安棧的十九號房，康有爲就住在二十一號，相隔只有幾步，所以我就跑過去。他的房門閉着，敲了許久，才見房門輕輕打開，一個人探頭出來，問道：『你找誰？』我說：『我要見康先生。』他說：『我就是康某，請你進來談罷。』我就走進去，他又馬上把房門重新關起來了。

在三四十年前，旅館的設備裝置是很簡陋的，全安棧的客房，也很狹仄，所謂光線空氣，當然都不講究，房間內也骯髒得很，把門關起來，更是悶氣。而康有爲在房間內，還是長袍馬褂，談話的時候，總是正襟危坐，一話一拱手，我也爲之肅然起來。

不過我同他談話，倒也並沒有什麼令人不快。寒暄之後，他問我來意，因何至此？我就同他談革命。我說：『現在中國的情況，已很危急，滿清政府，實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他也說：『很對的，』然後他就問我長江一帶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說了一下，他也點頭稱是。

我們正暢談之間，外邊又有人來敲門，康有爲就去開了門，讓那人進來。康有爲說：『是他的學生梁卓如，當時亦是很有名的，我就說了幾句仰慕的話，當下三人對話，談了幾個鐘頭，我才告辭而退。』

當時康有爲的幾個學生，以爲康有爲是沒有人敢無事去見他的，幾個人
在門外，走來走去，打聽消息。等到我出來了，他們就圍攏上來，問康聖人說甚麼
話，神氣如何。我說康先生是很可以談天的。他們倒弄得奇怪起來。我認識康梁
二人，就從那日起。

所以那時在橫濱，覺得學校既然沒有教員，就想起梁啟超來。他那時正在
同幾個同志在上海辦時務報，我就寫了一封信，交橫濱學校的董事，請他們派
人拿着這封信到上海去見梁啟超，托他代爲聘請教員，交代完妥之後，我就離
日到台灣去了。

橫濱學校，孫先生把他起了個名字，稱爲東西學校。校董派了兩個專員，攜
着我的介紹信，到了上海，果然請得三個教員，一個徐勤，一個林奎，一個陳蔭農，
一齊到橫濱來。這三個教員，都是康有爲的高足，衆人見了他們，真是歡喜無限，

優禮有加，趕着預備正式開學。

但是三位教員到埠未久，先要把孫先生所定的東西學校名稱，改爲大同學校。孫先生想這個學校，既然交托他們去辦，況且與彼等向無芥蒂，區區一個名稱，隨他們更改去，并不過問。開學之後，彼此往來，異常親熱，真無所謂有彼我之分。

四 台灣方面之活動

當時我之到台灣，其實也太過馬虎，因為在台灣只有一個未嘗見過面的日本朋友在台南當律師，又係朋友介紹，若果尋他不着，就不堪設想了。

幸而當我決意往遊台灣時，有一個日本醫生，姓後藤名新平，為人幹練多才，係新任台灣總督兒玉的至交密友。那總督要他到台灣共事，就保荐他做了台灣民政長官，還未赴任。日本友人知道我也要到台灣去，便介紹我往見他，把我要漫遊台灣的事告訴他。請他幫忙，他也慨然允諾。

我動程之前，照例到神奈川縣去領護照，那縣知事說：「你到台灣時，把你的來歷說明，自能容你登岸，也不需要護照。」我信以為然，便不再討護照。由是告別諸友，孤身一人由東京搭火車直往神戶。到神戶時，我想起有一個日本朋

友，在神戶縣政府裏當參事，我便寫了一封信差一個棧房小使，攜到那友人家裏。那人見信便趕到我棧房相見，再由他介紹我認識他的縣知事，書記官，與警察長。數人極意周旋，令人生感。他們還寫了兩封信，介紹我去見台灣警察廳長，以及台北縣知事。我拿了這幾封信，便乘風破浪啟旋南行了。

那時候航行臺灣的船，極不舒適，船既小，人又多，身體很受累。我在船上，認識一個日本人，他是到臺南去任高等審判廳長的職務，扳談起來，到很投機。他知道我是中國革命黨人，也很恭維了幾句。走了三天，船到基隆，我們登了岸。他知道我第一次到臺灣，就領我一同到一間日本旅館。我們進去，棧房主人拿出登記簿來要我們登記。我就寫了「中國人」三字。他就要問我討護照，我那裏得來給他。他們就說：「凡容無護照的中國人，處罰甚重，還是請回船上去罷。」我想我吃了三天船上的苦，到了此地，人已登岸，那有白回去之理，就說「你送

我到巡警局去，我自自辦法。一店主就找了個巡警來，三人一同到巡警局去，走了一里多路，見了巡官。他說我不是中國人。其時我穿了和服，的確像個所謂紳士的日本人。我說，我正是中國人。他便作威作福，拍着案，要我拿旅券（護照。）我說沒有，他說「那麼就請你原船回去吧。」其時台灣割給日本未久，日本政府恐中國人運動台灣人反對他，所以檢查中國人進口，非常苛刻。我知道我的日本話，不十分高明，口辯無益，所以我就叫他們拿了紙筆來，把我的歷史，略爲說一說，又說明所以不攜護照的緣故，又從衣袋裏拿出幾封介紹信給他看。幸虧他還識些中國文字，他讀了，知道我這個人有些來歷，不敢怠慢，把臉改變過來，隨手拉了個椅子請我坐下，他要去打電話請示去。原來他是個基隆分署長，作不得主，等了一會，他回來對棧房人說，署長已答應，你便領這個人回去，但是他要到甚麼地方，你總得先來報告。我聽了，心纔放下來。

第二天，就從基隆乘火車到台北城去。原來這台灣本係福建省之一部分，前清末年，才改爲省，以台北爲省城。第一任巡撫，係劉省三，這城垣是由劉巡撫向其八拜好友富商林維源私人借資八萬兩建築的。城牆全用大石條砌成，看來甚爲堅固。我到台北，也沒有什麼目的，不過見識見識地方的情形而已。不過一人初到，真是不辨東西，正在打算駐足之所，同車一個日本人，他說是台北著名瑞芳金鑛師，閒談之下，他問我到台北，住在什麼地方。我說還沒有定，他說他有熟識棧房，要我同住。我想我正在無地可投，遇到這人，總算幸運，就答應了。車到台北，已是下午八句鐘，天烏月黑，又無街燈，就跟着他走進一個棧房去，安頓好了，就叫飯同吃，他還叫了酒，相談甚快。豈知他吃多了兩杯以後，忽然紅着面孔，對我說：「我奉勸你，好好把你的來意說出，你到底到這裏來做什麼？如不然，恐於你大不便處。」我聽了頗有些氣，就笑回他說：「你不要白操心，我的事，

你不要管，就好了。」後來我想起這瘋子，恐怕是一個外防的偵探，冒充礦師來探我虛實的，也未可知。

隔一回，棧房主人進來，我就把名片給他，請他到警署，說明我到了這裏，明早我還要親自到署相見。店主見了如此來頭，又見我有那種種介紹信函，便諾諾連聲的退了出去了。

到了明天，我就去見廳長，廳長剛往日本去了。他的代理人代見，我說明來台灣的原意，並將那介紹信給他看了，請他轉交。他說：「很好，你可以隨便住在這裏，不過你到什麼地方，先要告訴我們，我們好派人保護你。」其實他是要派人監視我，所謂保護，官話而已。同時又去訪台北縣知事，那知事看了信，十分關切，并派他部下外事課課長特別招呼請飯，亦係一種刺探之意。

我在台北，一個人都不認識，我那日本律師朋友，是在台南的，閑極無聊，記

得一個同過事的朋友，傳說在此經商，但不知落在何處。四處問訊，知道城北附近有一個地方，叫大稻埕，係熱鬧買賣的去處，可以遊的。我就坐了車子到那邊去，只見街道狹窄，汗穢不堪。祇得下車步行，順着路走去，留心看那兩旁店家的招牌，以爲普通店家的招牌，多半帶有資本家家鄉地方的色彩，走了不多路，就給我看見一家招牌，寫着廣嘉興三字。我想這是廣東人開的鋪子無疑了，就跑進去。豈知腳踏進門，店內大小，都往裏面跑說：「大人來了！大人來了！」隨後有一個年老的人出來，說：「大人，我們已經登記過了！」那時候日本人在台灣恣睢暴戾，台灣人畏之如虎。凡日本人，無論貴賤都要人稱呼他爲大人的。看見我進去，以爲又是日本人來藉端需索了。我就打着廣東話說：「你們不要怕，我是中國人，並不是日本人。」這個老年人像有點不相信。我問他是那裏人，他急忙就說是大日本人。因爲凡在台灣經商，不是日本人，就幾乎不能立足，後來多方

開導，他始肯說出是廣東嘉應縣人。廣嘉興三字之出處原來如此我祇猜着了。一部分嘉應縣居民俱是客籍人，與廣東土人言語不大通，甚少往來，我知再說無益，退了出來。又見對面有一間中國藥店，我就向裏邊一個掌櫃問道：「這裏有沒有廣府人的商店？」他說前面不遠有間茶葉店，是廣東香山人開的。我謝了他，向前去，找着那茶葉店，走進去，用廣東話向他們問，有一個香山人姓楊，名心如的在台北，不知道他們認識不認識。他們都說認識的。我問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他們說在一間辦茶的洋行，叫良德洋行裏。我說初次到台，路途不熟，可否請派一個人去替我請他來。這時候，外面跑進一個人來，聽見我說楊心如，就插嘴說，楊心如在前幾天，已回廣東去了，不必去找了。我聽了，真是當頭澆了勺冷水。從旁又有一個人說，昨天還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回鄉之說，恐怕不確。我說無論如何總費心替我打聽打聽，他們也以爲然，就派了一個小夥計找去。不上

半個小時，楊心如果然跟着小夥計來了，握手相慰，這一番快樂真是非同小可，他說快走回去再說吧。我就謝了茶店裏的人，跟楊心如到良德洋行。

這良德洋行是福建廈門人吳某所開，規模宏大，那時候已由吳某之子吳文秀繼承，楊心如就在這洋行替他當司帳，賓主甚相得。我同楊心如進去，見過了他的東家吳文秀。他這東家，年事雖未三十，却是十分老成，且有志氣，我們之事，他從楊心如口中，聞之耳熟，相見之下，愈見親切，立刻要差人到棧房裏，把我的行李搬進去，可以時時歡敘。我見其情足感，又可免旅邸無聊之苦，只好順從其意。領了一個夥伴回到棧房，把東西收拾好，一同回到良德洋行住下。故友新交，推誠招待，令人真有如歸之樂，一住便過了十多天。

在這十幾天內，照約去見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把要到台南的話，告訴了他。又由吳楊的介紹認識了個廣東大商趙滿朝，容祺年等，同他們談起革命，總

算投機。不過我還須到台南走一次，不能久住，只好同他們約定回來時，再圖暢敘，握手依依，黯然告別。

從台北到台南，船行有兩天路程，路經澎湖，停船半日。那澎湖廳長伊集院氏，臨上任時，在日本由友人曾根介紹相識，他堅意要我同到任去幫忙。他以為澎湖島內，盡是中國人，有我相助，事總好辦。我知道我那時的地位，那裏有工夫做這種事情，故此婉言推却。今日來到此地，正好登岸相訪，看看風景，誰知他又因事回國，由他的代理人出來接待，情意甚殷，又派人領我到四處遊覽。那澎湖係十餘個小島，一眼望盡，山高不過二三十尺，全無樹木，貧瘠非常。遊罷歸船，第二天，便到台南安平海灣，驚濤拍天，非常險惡，等了半日，風浪稍靜，才有竹筏多隻出來，把我們渡到岸邊。登岸，我先入了一個日本棧房，打聽那日本友人住處，相去不遠，叫棧主派人領我到他家裏，原來這友人場面很闊，來的多是外商領

事闊人，住着洋房，用的家具非常闊綽。見了我，甚表歡迎。台灣島內的居民，廈門人居其六七，那朋友係以律師爲業，他用一個懂廈門話的廣東人做書記，見了我，知道是同鄉，更形親切。當時在座，又有兩個廈門人，勢甚洵洵，很像與那日本朋友開甚麼談判似的，我那朋友臉色紅一回，白一回，神氣很覺難受，我從旁靜觀，因不懂廈門話，正在莫明其妙。那書記就用廣東話告訴我，這律師，不應該濫用他的當事人數千塊錢。今日無力償還，因此在爭鬧。我聽了，心裏不免有點失望，事既如此，祇好替他想法暫時解圍，便向那廈門人問明來歷，從中出主意，訂限清償，先把那律師的家具及貴重東西，立明單據，作爲担保，問他們意下如何。廈門人見有了把握，那律師亦見可以暫過目前，彼此應允，立字了結，他們兩造，反向我極口稱謝，那日本友人，更覺抱歉萬分。

我當初的來意，以爲到了台南，就住在那朋友家裏，現在看見這種情形，覺

得有些難辦了。那個書記又私下把那朋友目前的拮据苦况盡情告我。我想這樣人家，那好久住，胡亂住了兩日，正在沒法可想，誰知那兩個廈門人，因我替他們辦妥了那錢的事，心裏十分感激，特地來約我到他們家裏去住宿。我由是委婉婉的別過我那朋友到廈門人家裏住了，差不多有一個多月。兩個廈門人，當中一個姓莊的，一向充當波斯白頭行的買辦，台灣割讓之後，生意因之閉歇，他的家道還好，品性亦佳，可惜對於革命的道理，不大留意，並且我在台南很不自在，日本警廳派了四個偵探，暗中監視，夜裏還分開東南西北，睡在我那寓所四鄰，局面如此，不由不令我浩然思歸，決意回到台北。

我在台北時，認識一個台灣新報的總編輯日本人服部，人很有點肝膽，又酷好中國詩文，相識後，台北所有著名文人墨客的日本人，差不多都介紹相識，詩酒往來，意甚懇切。我往台南時，服部有一個學生在台南，服部便寄信與他，請

他盡力照料。那學生知道我受四個日本偵探監視，就暗中寫信告訴了服部，服部同幾個關切朋友，大動公憤，在報上大罵台南當局，說一個國外文人，花錢到這裏來遊山玩水，爲什麼當強盜般把人監視起來，如此顛預的政府，豈不令人齒冷，衆口同聲地竟把四個偵探罵退了。

過了一個月之後，我想台南方面既然沒有活動的可能，還是回到台北去好，因此就別過莊友數人，及日本朋友，這朋友覺得非常抱歉，替我買了船票，就送上船，叮嚀後會。不一日到了台北，創立了一個支會，找進了五六個會員。又復停留一個多月，事情稍有局面，就想回到日本去，豈知我還沒有到日本，橫濱學校裏，又鬧出一番風潮來了。

五 保皇黨之占領橫濱學校

有一天，孫先生到大同學校去看那教員們。其實，我們會員與他們來往很密的，那一天孫先生去，也不是偶然的事。當時孫先生進去，房間內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桌上一張條子，上面寫：「不得招待孫逸仙」幾個字，並無下款。孫先生看見很奇怪，並不說什麼，就出來。見着幾個與中會的會員，把這一段意料不到的事，告訴他們。大家聽了，都以爲校裏的人無理，非去嚴重質問不可，一齊到大同學校來。當時校長就是徐勤，他見來勢洶洶，不敢出來。他們吵着要追究桌上字條的來歷，徐勤站在房門口說：「不要誤會，字條不是他寫的。」當時又有幾個董事在座，做好做歹，替他辯護，我們幾個會員，只得責斥幾句，說他們不念木本水源。有性子不好的，要同他們火併，被孫先生制止，一同出來。從此以後，孫先

生亦不再進大同學校了。興中會創辦的學校，到這時候，被康有爲的學生拿去，這還罷了，以後還成爲興中會敵黨的總機關，這才可嘆！

後來細查這件事的來歷，原來其中大有文章。康有爲自從乙未年在京聯絡一班新進，所謂公車上書之後，聲名漸著，過兩年再到北京，創辦一會，叫強學會，交結日廣，他還私下見過光緒帝，光緒頗爲他所動，他自然興致勃勃，野心亦從茲發動，知道他的學生在橫濱，與革命黨人交游密邇，於他前途有所不利，就寫信給徐勤等，說不日我有大拜之望，爾等務宜與革命黨人斷絕往來，庶免受他們所累。他們既係他的門生，況且前程如此遠大，因此顧不得其他，演出此齣辜恩負義的戲來。

同時校內董事多人，以及許多商人，聽到康有爲將來要做宰相，也都偏向到那邊去，對於孫先生，非常冷淡，就是支會會長馮鏡如，與他的兄弟馮紫山，也

改變態度，其餘智識稍差一點的會員自然也漸漸移動脚跟。投降到那邊去，加入中國維新黨（China Reform Party）。

這事發生未久。我就回到橫濱，馮鏡如把這事來告訴我，說「孫先生不應該同徐勤等鬧意氣，那條子不知是誰弄鬼，怎好就冤枉好人？你回來，正好，還是請你調停罷。」我說：「無論如何，這個學校是我們創辦，教員是我們叫他們來的，他們決不應這樣瞎鬧。你這話是不對的。你試想想，這事還有什麼調停的餘地？」於是兩方面就成了水火，成爲不解之仇，這時候孫先生早已搬到東京，我也就到東京去。

六 楊衢雲之重來日本及被擯

當孫先生從美國回到日本，外國報紙喧傳說孫先生已籌得二三百萬塊錢在手，預備再行革命，因此楊衢雲在南斐洲看見這張報紙，就不辭跋涉，又到東京來見孫先生。

說到楊衢雲第一次革命亡命時，他也不算機警極了。我們答應到前敵的，都先往廣東省城。他是答應最後率領後隊到省城去的，到時，他不但不去，還在兩日之前，把辮子剪去，做好幾套西裝，衣箱也打好了，囑咐車夫一步不好離開，等到省城失敗的消息一到，他便坐着他的手車，預先叫人把船票買好，頭也不回，一口氣就坐船跑到印度的加爾喀達去了。在印度住了些時，還恐隔離不遠，有些不穩，再從印度登船直到斐洲極南，離海岸千餘里內一自由國內，才算安

心。那自由國名叫租漢尼士卜，有中國人數千，工商業頗爲不惡，而廣東順德縣人十居八九，正是天涯海角，相去萬里，中國人是容易到的地方，因此凡有同鄉到此，無論識與不識，總是爭着歡迎的。楊衢雲到此，不但可以留宿，還有人解囊相贈。楊衢雲後來對人說前後用了他們好幾千塊錢。但是隻身作客，終非了局，一聞有此好機會，就立定主意，硬着頭皮，要到東洋來見孫先生，亦屬人情之常。他在南斐洲時，也竭力宣傳革命，其中有一個姓黎的最爲熱心，要跟他回來效力，將所有生意賣給他人，帶了一二千塊錢，一同離了斐洲。道過香港的時候，楊衢雲不便登岸，早已通知他的妻子，等到船到時，偕同兒女上船，在船上會齊。到日本，在橫濱登岸，當時我與孫先生正由東京去到橫濱，住在一個友人的俱樂部內，聞得楊衢雲到了要來相見，真是出我們意料之外。當時請他進來，大家見過，孫先生便請他到旁邊一間房內，把房門關了。我見了這情形，心裏不免有

點着急。大約過了半點多鐘，房門開了，他們兩個人也出來，楊衢雲臉上看似很難過，我只得泛泛的敷衍他一回，他也告辭去了。我就問孫先生同楊衢雲在房內的情形，說了什麼話。孫先生說：「我當時真恨極了，我責問他當日的事情。我說：『你要做總統，我就讓你做總統，你說要最後到廣州，我就讓你最後到廣州，你爲什麼到了時期，你自己不來，那還罷了，隨後我打電止你不來，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來，把事情鬧糟了，消息洩漏，人又被殺了。你得了消息，便一個人拚命跑掉，這算是什麼把戲？你好好把你的理由說來；不然，我是不能放過你的。』」楊衢雲俯首無詞，最後他便說：「以前的事，是我一人之錯，現下聞得你籌得大款，從新再起，故此趕來，請你恕我前過，容我再來効力。」我聽了又好笑，又好氣，見他如此認錯討饒，又如此愚昧可憐，只好作罷，放了他出來。」

楊衢雲知道此次冒昧回來，一家數口，度日不易，便租了所房子，開一間英

文書館，授徒過活。那姓黎的後來知道，心裏着實恨他，但是手上的錢，又被他用去八九了。過了些時，姓黎的鬱鬱不樂，得了一病，可憐就死在橫濱！

七 余之再赴台灣及返香港

我同孫先生在東京住了幾個月，台灣方面的朋友，常有信來請我再去，我想在東京無所事事，不妨再到台灣去活動活動，因此又告辭了孫先生，自到台灣去。這次到台灣約有半載，加入的會員，雖然仍是不多，但是募到的錢，也有二三千塊。我還記得當時聞得康有爲在北京失敗，六人殉難，我就在台灣聯同幾個有心人開了一個追悼會。在台大約六個月，重復回到日本來。我同孫先生商量說，我們死守在日本，也是不對的。我意欲回到香港去辦一間報館，一方面用文字來鼓吹革命，同時還可以做我們的革命總機關；日本方面由他一個人，儘可以對付了。此時相依爲命的，只有他和我兩人，我從此離開，他更無共話之人，所以他初意甚爲不願。但我心已決，他亦不好十分阻止。祇是有一層不能不顧

到，就是此時能否聽我混跡在香港，還不可料，惟有私行改名，回去試探，如果無礙，然後籌備開辦。他又答應將來替我採辦鉛字機器，寄回應用。商量妥貼，便別過中外親友，孫先生親送我到船，惻然揮手，隨分東西。

八 革命黨與保皇黨交涉之經過

戊戌年康梁失敗，先後從北京逃了出來。梁啟超在天津就和平山周同乘日本兵船到東京，康有爲先到了香港，才由宮崎招待到日本。宮崎平山爲什麼要使康梁到日本呢？當時日本朋友的意思，以爲孫先生和康梁同是要救中國的人，如果居間調停，或者可以聯合，中國事當更好辦到了。所以他們使兩方面都到了日本，就有聯合的機會。那時我由台灣第二次回到日本。一日梁啟超要約期與我們會面，我們想既然他們有心，當然也很贊成，就約在犬養毅家裏相見。到時，梁啟超到來，他說康先生有事不能來，叫他代表。犬養毅是主人，殷勤招待，四人圍坐共話。犬養不懂中國話，陪坐到晚上三更後，就告辭回房安睡，留我們二人繼續談話，直到天亮。一夜的話，不外陳說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

梁啟超答應回去同康有爲商量，再來答覆。

過了兩天，我與孫先生商量說，康有爲既然派了梁啟超同我們談話，我們也應該去看看他。孫先生就叫我去。當下我就邀了平山周同行。到了康有爲的住所，入門，就見着徐勤，對他說明來意。他說「巧得很，今天康先生有些腦痛，不能見客。」我說，「這也罷了，我來並沒有什麼事，不過來回候而已。」我正要同平山周回去，湊巧梁啟超剛從後面出來，見着我，就說，「原來是陳先生，請進來。」我說，「君勉剛說你貴先生有病，不能見客。」他說「並無其事，請進來。」他就招呼我們入到客廳，一面又進去請了康有爲出來，不久康有爲果然出來了。同時廳內還有兩個人，由梁啟超介紹，一個是廣東人梁鐵君，一個是直隸人王照，同是來避難的。我們一共七個人圍着一張大圓桌坐下，還沒有講到什麼問題，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邊，——就對我說，「請你先生評評理，我們住在這裏，言

語舉動不能自由，甚至來往的信，也要由他們檢查過，這種情形實在受不慣。」話還未了，康有爲覺得不妙，就忿忿的對梁鐵君說：「你給我領他到外邊去，不要在這裏囉唆罷。」梁鐵君起來強拉着王照出去，我們就彼此縱談。我對康有爲說：「滿清政府已不可救藥，先生也要改絃易轍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國家必無生機，況且先生以前對於清政府，不算不盡力，到現在他們倒要殺你，你又何苦死幫他忙呢。」康有爲說：「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今上」的。」我說：「要是先生是個沒有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說，如果你自命爲一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人物，那末你不能爲了你「今上」待的你好，就把中國都不要了。所以請先生出來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國。據你先生說，你「今上」亦是救國同志之一，那末革命的辦法，並不是叛他的。我們想把中國弄好，革命若果成功，他亦應該贊成的，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他的。要是爲受了一人的恩，便

死心塌地的向着他，死也不肯轉移，那就風塵的女子亦優爲之，情場上這種忠肝義膽的故事，發現不少，反不肯讓先生獨步了。」康有爲沒有什麼好回答，只說了「今上」怎樣好，差不多比堯舜湯武都要勝過幾倍。我同他三個師弟反覆辯論了三點鐘，末了他還說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會有什麼結果了，就說我們改日再談罷，就告辭出來。

那時康有爲的門生，自失敗之後，志氣甚爲頹喪，聽到我們勸他們來合作，裏面就生出兩派的意見來。康有爲對於革命原來表同情的，不過因到過北京，見了光緒帝之後，從此自命爲君主立憲黨之領袖，利用時機，來自行其道。他這人是不能居第二的，故此次對於合作，實有些不願意。徐勤等人是附和他的。至於梁啟超理性比較的充分，況且他不在領袖的地位，對於合作，認爲合宜，故此心內甚爲活動，附和的雖是有幾個人，無奈畏懼他們的康先生，不敢有十分鮮

明的表示

有一天，歐築甲（也是康有爲的門生）同一個同學到宮崎住的小客棧「對陽館」內，約孫先生同我去商量合作，討論了許久，還是沒有什麼結果。因爲歐築甲對於什麼事情，都是不能作主，總說要回去請教康先生再定。當時我們也曾問過梁啟超，合作之後，如何對待康有爲，他說惟有請康先生閉門著書，由我們出來做去，他要是不答應，只好聽他，我們也顧不了許多了。這主義原是很堅決的。這次歐築甲來，還是口口聲聲忘不了康先生。所以我說「你要同你先生去商量，那末這事是沒有希望的。你此來若是有全權決斷的，就不妨談下去，否則談了也是空話，不會得到結果。」他聽了也就去了。

後來康有爲因爲和王照發生糾紛，鬧了好幾場，被日本當道知道，恐怕他們要鬧出什麼事來，就叫他離開日本。而在康有爲此次東來的時候，却說是奉

了光緒皇帝的衣帶密詔，要他到外國請兵求救的。人問他要密詔看時，他又說臨出京時，因某事之必要，已經燒掉了。所以聽的人，大概都付之一笑。他在日本也見過幾個要人，總不得要領，如今又遇着這退去之風示，更不得不急急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

九 聯絡三合會哥老會之經過

我此次離開孫先生回到香港，依然用我在日本用的服部二郎名字，投入一間外國客棧住下。因爲乙未之事，雖隔了幾年，但是我們初離香港，往日本之後，不久就見外國報上登了一段新聞，說香港政府明令五年之內，不准孫逸仙回到香港來。我此次回來，正不知那政府能否容我立足，我便私訪了幾個親友，問明情形，不見有什麼不妥，就託人找了房子，籌備辦報，一面按着計劃聯絡黨會，招集舊人，爲第二次革命之預備。

其時有一個會員「陳南」，客家人，也是從檀香山回來的。他很熟識三合會的黨徒，我因爲要聯絡黨會，非先入黨不可，所以託他想法，他就邀了一個嘉應州和平縣三合會中資格最老的首領到香港來，替我「開檯」入黨。

照普通入三合會的儀式，召納新來黨員，謂之「開檯」，應該請許多會員，到山堂裏開一個會，先由會員介紹新來的人與大家認識，然後當堂按着儀式，設立五祖神壇，點了香燭，使新來的人向五祖牌行禮，行禮時拆散頭髮，——因辮子是滿州的裝束，要反清復明，應該散髮宣誓，還要取新入黨人的血，和酒在酒內，大家飲過，才算爲普通會員。等到日後立功，然後按級推陞，分居草鞋，白扇，紅棍，等等要職。我那時入會，是特別的，不能盡照普通儀式，祇由那請來的首領到我家來，在場只有我及陳南與那首領，在一天晚上，很簡單的行過禮，就算入了會。

照例進了會以後，首領有權封各會員做什麼職位。照三合會的規矩，職位中最重要有三個人，就是紅棍，白扇，草鞋。紅棍是掌刑罰的，有人犯罪，他可以開堂審判，施刑罰。白扇就是一個會裏的軍師，有設計指揮之權。草鞋，是傳遞和探聽消息的。我入了會，龍頭就當堂封我爲白扇。本來得到這種職位，都要靠資

格老及入會年數多，像我一入會，就封白扇，他們謂之「白日昇天」，非常榮幸的。

首領封了我以後，我就給他百把塊錢，請他回去代我請那體面的會員吃飯，因為這樣辦過，他們都知道我入了會，當了職，將來辦事，就可以發命令，調動人馬了。

我入了會以後，在廣東方面，已很可活動了。但是要在長江方面活動，就一定要聯絡哥老會。不過這件事有些困難，因為廣東三合會同長江的黨會，向來沒有聯絡。我要去進哥老會，就須另尋門路。當時有一個康有為的學生畢永年，字松甫，（湖南人拔貢，）戊戌年在北京，康有為叫他帶兵圍頤和園，他不肯，就先行出京。後來跑到日本，見過了孫先生，就入了興中會。這人於兩湖會黨的情形很熟，我想起了這個人，就通知他託他運動會裏的龍頭，到香港來商議。

不久，他果然領了幾十個人到香港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楊洪鈞，李雲彪，張堯卿，顧鴻恩等數人。楊洪鈞是金龍山堂的龍頭，李雲彪是騰龍山堂的龍頭，這兩個山堂，在長江的勢力，算爲最大。他們到了香港，又是按着他們的老規矩，點着香燭，當天發誓，殺了一隻雄雞，用雞血和了酒，大家飲過，向我行了最隆重的禮，舉手高出頂上尺餘，我就算加了盟，他們當堂公推我爲龍頭之龍頭，也算是異數。我留他們在香港住了兩個多月，然後送了各人盤纏，叫他們到日本去見孫先生，再回到長江去，候我們的消息。

當時史堅如新近在香港入了興中會，這人聰明忠實，很有志氣。我以爲他入世未久，閱歷尙淺，就託張堯卿等領他到長江方面去見見局面，再到日本去見孫先生。

我在香港，一方面加入三合會和哥老會，一方面籌備辦報的事，諸事都妥，

孫先生代我買的印刷機器和鉛字，也都已運來。只是買來的鉛字，並不照單採辦，缺點甚多，非得親回日本眼同採辦不可。同時又可把聯絡黨會的事，與孫先生詳細說說，我就決定再到日本一次。

當我到了日本時，史堅如和黨裏的人，都已回中國去了。那時孫先生手上稍覺鬆動，又因在橫濱比在東京較可活動些，並且菲列濱代表彭西也住在橫濱，時常接洽，也比較方便，所以已由東京重新搬到橫濱來。

十 再與康梁等之交涉

一天晚上梁啟超及康有爲其他的門生在日本某菜館開了一個送別大會，送別林士圭等回漢口去籌備起事。到會的除了康有爲的學生外，（康有爲是時不在日本）有日本的同志朋友，孫先生和我們興中會的會員多人參加在內。他們知道我船到日本，就派人到橫濱碼頭來接，一同乘車來到東京，把我送到這裏來，大家見過面，把酒暢談，真是悲壯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可惜那夜林士圭要搭車到橫濱上船歸國，不能長談，雖在席上梁啟超還把合作的話，殷殷商酌，林士圭等珍重告別，大家也就散了。

我到了日本，就把國內的情形一一告訴了孫先生，又同着孫先生把印報的鉛字配齊，大約有一個多月，就仍舊回到香港來。

當時梁啟超因爲也要向外發展，想到檀香山去。孫先生愛重其人，親自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去見他的哥哥孫眉。後來他哥哥見了這封信，極意招待，他就住在他哥哥的家裏。當時孫科大約有七八歲了，還沒有開蒙，就由孫先生的哥哥，請他替孫科開學。

當時梁啟超對孫先生說話的口氣，總是說，我們雖然用保皇的名，實際還是革命，所以孫先生寫給他哥哥的信，對於他甚爲關切。後來梁啟超在檀香山開會，得孫先生的哥哥竭力幫助，捐到不少的錢。

我回香港時，康有爲剛在香港。梁啟超給我一封信，叫我面見他，信內就是力勸他與我們合作。這封信係梁啟超和幾個同學，幾番商量，然後起稿的。我到香港就差人往約康有爲見面，他派了梁少閑等三個學生來見我，還帶了一條紙條來，上面隨便寫着甚麼千里神交，不必面見。有什麼話儘管對他三人說。我

說：「既有代表，自可商量。不知是否有全權可以當面表決？」他們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來，不過把你所說的話，轉達康先生，要由他去決定的。」我想這事非得對面詳談，必無得着好結果之理，我就把梁啟超給我的信交給他們，請他們轉交，我說：「他要是願意見我，我們還可以商量，否則就不必多麻煩了。」這三個人拿了信回去，後來也沒有什麼消息。

過了些時，梁啟超從外國回來，到了香港，冒着日本人的名字，住在外國棧房香港酒店裏。他派了張煜全來見我，說他不便走動，請我到棧房裏去會他，有事商量。我便跑到他那裏，見了面，還是討論那合作的事，結果還算圓滿。當時徐勤也在香港，梁啟超就請我和徐勤把合作章程擬好，再等兩方面通過之後，好接着進行。梁啟超還有專函交代徐勤，然後離開香港。我便找徐勤同他商酌，他當了面並不說別的，只不願把章程起草，屢屢催他，總是推諉。合作之說，只好作

罷！

實在說來，梁啟超個人對於革命向來甚少反對，而不少贊成，看他的文字，這層意思，時時會流露出來。說他沒有宗旨，恐不足以服他的心。但如他真是以救國爲目的，那末革命就可以救國；何必一定保皇。若果說非保皇不能救國，恐怕理論上也講不通。康有爲是一定要保皇的，不過他的地位和環境，與梁啟超不同，所以故爲曲說，亦未可知。簡直說：革命與保皇，亦不過救國之一策。梁啟超之活動，棄保皇而取革命，你責他對於他的老師不肯服從則可，至若對於救國，又何嘗有分毫的異處？況且他們北京戊戌之役，原是貪懶趁便的，救國并非保皇，保皇二字，係失敗後方纔無中生有的生出來的，故此說梁啟超沒有宗旨，他心裏一定不服，救國纔是他的宗旨呢。當時他不能簡捷直白的說出來，不是一時糊塗，就是他的氣魄薄弱所致。

後來康有爲到了加拿大，向那絕無政治思想的華僑，把光緒帝歌功頌德，恭維得勝於堯舜，賢於周孔，非保着他似乎就要亡國，你想那些知識薄弱的華僑，那禁得起他的辨才巧說？況且他又答應着入會的捐財的，將來都可以陞官晉爵，共享富貴，因此稍知愛國的或懷着野心的，都來附和他，一時進行順利，募捐了不少金錢。他就寫信回來，痛責那倡言合作的學生，說他們太無志氣，不識潮流，要附人驥尾，實屬可恥。今日有了加拿大這種好成績，更要痛悔前非，自己爭氣。這一番教訓，把那些心想活動的門徒罵得啞口無言，自此以後，梁啟超亦只好死心塌地，跟着他一路走。打着保皇旗號，辦報演說，同他一鼻孔出氣，而我們那海外各埠的興中會會員，亦受他們的迷惑，有許多人變節。至於會務的進行，受他們的打擊，更不堪言了。

十一 惠州起事之失敗與史堅如殉難

且說我在日本把鉛字配齊，回到香港，在己亥年十二月下旬，就把中國日報出版，與那滿清政府公開的宣戰，拿報館作爲革命的唯一機關。第二年便是庚子年拳匪大鬧北京，滿清帝后逃到陝西，八國聯軍入了北京，當時滿清的命脈，正是不絕如縷。我們第二次舉事也着手預備。當時楊衢雲仍在橫濱教書度日。此次的事，本來不敢與他同謀，後來他打聽出來，便求孫先生無論如何允許他回到香港來幫忙。這人精神魄力，確勝於常人，怎肯課徒授讀就算了事！孫先生恐生支節，不便却他，就准他回來共事，寫一封信給他，爲他先容，到香港來見我。信裏面說：衢雲願意回來幫忙，請照從前一樣，大家一塊辦事。另有一封信由郵局寄給我說：外面細碎的事，可聽衢雲幫忙。機密事情，對於他應守秘密。楊衢

雲到了香港，互相見過，安頓好家小，日日到報館來辦那籌備舉事的事，無論大小，奔走不倦，回來不久，就介紹一個出力的朋友，進來入會，這個人就是李紀堂。

庚子年五月，北京入了聯軍的手，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都按兵不動，不聽勤王命令。當時在香港我們有一個老師，大律師何啓，他是一個在英國畢業的醫生，也就是創辦我們的醫學堂的一人，當過我們的教員的。他是香港立法院議員之一，從前第一次革命時，他暗中幫助我們不少。他與此時香港卜總督甚為相得，他私下與我商量，使我們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他願意代說香港總督轉勸李鴻章。我想這樣辦法總算一個機會，就寫信告知孫先生，後來也得了他的同意。當時李鴻章幕下的要人，有劉學詢，曾廣銓二人，都是熟的，就使人約請他們從中助力，他們甚以為然，答應相助。又由何啟擬一英文稿，由全體會員署名，送與香港總督，大旨說：兩廣盜匪

徧地，人心惶惶，若聽李鴻章離開廣州而北上，則兩廣必危，後患不堪設想，香港密邇兩廣，必受莫大之影響，體察大勢，應請轉勸李鴻章停止北上，際此中央無主，正宜諷其據兩廣，宣告獨立以維治安。當時香港總督和中國人感情極好，他受了何啓的運動，又接到這封書，倒很同意，也就修了一封信，由沙面領事轉交李鴻章，委委婉說明此意。

因爲其時正在和議開始，清廷特派慶王爲議和大臣，外人不答應，聲言要派李鴻章，李鴻章在那時，當然是個國內重臣，資望最高，向來在總理衙門辦事，和外國人交涉，比較的得外人信仰，清廷沒奈何，電召李鴻章，尅日到天津，派了招商局的「安平」輪船來粵接他。李鴻章接電後，便決意要北上。

我們當時勸告李鴻章獨立，有許多人從中幫忙，以爲總有些希望；及聽說他決意北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了。由是再同香港總督商量，請他待李鴻章過港

時，面爲勸阻他。

後來「安平」輪船經過香港，李鴻章照例上岸拜會香港總督，那總督果然勸他不要離粵，以維治安。誰料李鴻章無論如何，不肯答應，還說擔保廣東治安，不生問題，那總督見勸阻不住，只好讓他回船北上。我當時還到「安平」船上見曾劉二人，他們說：「傅相意志堅決，無法勸阻。」

我們當時本來預備作第二次革命，因有了聯合李鴻章的事，就竭力在這方面運動了幾時，等到李鴻章北上，知道聯合救國已無望，就再從事單獨進行。同時我們以爲李鴻章能够宣布獨立，就可以組織新政府，所以通知孫先生預備，孫先生就和宮崎平山等來港。但孫先生知李鴻章尙無決心，故到了香港，並未上岸，轉到西貢去，靜候消息。

宮崎聽見康有爲在新加坡，又想去運動他合作，豈知一到新加坡，合作沒

有說起，反被康黨控其有謀殺康有爲的嫌疑。同行的人，多半被逮下獄。孫先生聞訊，就星夜趕到新加坡，營救他們出來，自此以後，宮崎和同行的清藤等幾人被逐出境，不准再到新加坡。當他們被逮時，他們之中，有攜帶日本刀的，新加坡政府視爲行刺的兇器，及出獄，原物發還，清藤到香港時，曾把他的刀送給史堅如。孫先生就同宮崎乘船回日本。路過香港，香港的會員，皆到船上相見，當時李紀堂還是第一次見面，捐出三萬圓，親交孫先生，爲革命的補助費。

大家在船上商量起事的計劃，因爲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對於孫先生的革命主張很贊成，和先生接洽過，答應起事後設法相助，所以孫先生對於第二次革命就變更計劃，不到廣州發難，預備先在惠州起事，沿海向東前進，孫先生在台灣等候，如果這邊軍隊能够打到廈門，他就可以渡過台灣海峽，親自督師。大家商量好了，孫先生就先回日本，轉赴台灣去。

其時我們所預備起事的人分兩種：一部分就是新安縣（現改爲寶安縣）的綠林，他們的首領就是黃閣官，黃耀庭，江公喜等。他們都有槍械，爲這次起事的主力軍。一部分就是嘉應州一帶的三合會，但是三合會的會員散處四方，不容易號召。有一個人名黃福者，在三合會領袖中最得人望，他和鄭士良甚相得，其時正在南洋婆羅洲謀生，我們就派人去請他回來。說也奇怪，他一回來，各處堂號的草鞋都會圍集攏來，只要黃福發一個命令，真是如響斯應，無不唯唯照辦的。等到各方面都佈置好了，就約定在惠州歸善縣與新安縣交界的三洲田會齊，聽候鄭士良來做總指揮。

在英國首次割據香港的時候，只有香港一島與對岸沿海些小之地，其餘還是歸新安縣管治。後來英國人又說香港是一個海島，四面受敵，不易保護，並且對岸若用大砲發射，也可以達到島上，就要求滿清政府，把新安縣治割給他

們一半，當時清政府是有求必應的，就割給他們。至於這個三洲田就在新安縣之西南，僅在割去的新界外，我們總機關在香港，要起事，這個地點自是最屬相宜。所以惠州之役，以三洲田爲起事的出發點，就是這個原故。

到了閏八月十二三，我帶着幾個人由油麻地出發，越過大山，一同到三洲田，到十五日，就在那裏發動。

三洲田地方遠僻，左近地方，向來無多兵駐紮，所以我們一發動，清兵望風便走。我軍從三洲田向東前進，幾日間經過淡水白芒花黃沙洋，而到三多祝，我們希望能衝到福建省內，孫先生在台灣就可過來接應。鎗炮彈藥，及將領人才，亦可以一齊帶過來了。

正在我軍所向皆捷的時候，却不料又發生陳廷威楊衢雲去同清政府接洽議和的事。

陳廷威在第一次廣州預備發難的時候，孫先生本來派他到北江去運動聯絡綠林的，他領了錢去，天天在家捏造事實，報告回來，總說今天接洽甚麼事，明天運動什麼人。孫先生受他欺蒙，初時很滿意，我們也信以為真。後來聽得人說陳廷威天天在家裏，並沒有出過門，那裏會去接洽綠林呢？所謂運動聯絡都是紙上空談，孫先生不信，就派我到廣州查訪。我去了一探聽，果然他天天關起門寫信來欺騙人，自此以後，他知道不能再騙，亦不再來了。

在此次革命軍進行無阻，勢如破竹之時，清政府慌了手脚，正沒辦法，陳廷威却乘這機會跑到南海縣衙門，見着知縣裴景福，說革命黨人他完全認識，他可以設法同他們拉攏，說降他們。當時清兵潰退，大家正在着急的時候，聽得陳廷威這話，當然採納。裴景福就派他的心腹植槐軒（為南海縣司帳）同他到香港來，住在植槐軒的誼兄弟李端石（台山人）家裏。陳廷威便到中國日報館來，

見了我，便很高興的說道：「好了好了，這次清官受了我們教訓，他們知道利害了，他們現在找我出來調停，我已有了好辦法，你能夠叫他們停戰嗎？」自從他離開本黨之後，此次係第一次再見他，當時已經有些討厭，末後聽了他這番話，更沒有好氣。我便說：「我們革命是可以打敗仗，不可以妥協講和的。」連責帶罵的把他攆走了。

我以爲陳廷威給我責罵了一頓以後，不會再有別事了，豈知他心不死，又私下去見楊衢雲，楊衢雲聽到了，倒很入耳，就跟他到植槐軒的寓所內，三個人開起談判來，結果定了幾條議和的條款，楊衢雲又拿着來見我。他說：「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政府方面已派人來求和了。」我問他何以會知道？他說：「他們派專員來和我接洽，我已同他當面定了辦法。」他就從袋裏拿出議和條件來。條件上規定我們罷兵後，政府允許三件事：第一，把我們首領們道府任用。第二，

准帶軍隊五千。第三，償洋若干萬。他還說我們勢力如此薄弱，豈有能達目的的希望，不如乘此機會，接納他們的條件。大家做了大官，帶着大兵，手上又有錢，等到勢力養足，再從他們內裏反出來，成功自易，比拿着這幾個人和他們瞎鬧，利害何止百倍呢？我說：「利害如何，姑且勿論，單是你這種行爲就不對的，你怎麼可以單獨出去和別人訂立條約？你知道孫先生一定會答應你這個辦法嗎？不然，你有什麼權力可以息兵講和。」他說：「我已經有詳細信寄給孫先生，力勸他照辦了。」我說：「孫先生一定不會答應的，我們反對清廷，只知革命，不知其他的。就是有人要來講和，也須大家商議妥當，怎好單獨一個人和人定條約呢？」他總不以爲然，也就回去了。我當晚趕緊寫一封信給孫先生，把這事前後經過告訴他。

到了第二天，我的信還未寄到台灣，孫先生已來了一個電報，譯出來，只

有「提防七指」四個字。這句話是怎樣解釋呢？楊衢雲幼時是學機器出身，有一次不慎，右手食中無名二指，被機器軋去，所以平時寫字，只用大指和小指持筆，兩手祇有七指了。我接到這個電報，就知道他已經接到楊衢雲的消息，恐怕我吃楊衢雲的虧，要我提防着他。隔一天，孫先生又派楊心如拿着一封很大的信來，折開一看，信內說明楊衢雲有信給他，力勸接納和議的話，現在我們不要去理他，只照已定辦法辦去，但要謹防他，勿使有意外的動作。信內又附着一大卷日本紙，就是楊衢雲給孫先生勸和的信。孫先生信上還吩咐一句，「看畢可即燒去，以存忠厚。」我只好照辦，把那數千字的長信燒掉。

但當時我們後方接濟係用船隻沿着海岸送去，因為軍隊走遠了，大家不接頭。前方子彈用盡，等了幾天，尚無消息，敵方兵力又日厚，我們軍隊到底非經練之軍，不能久持，遂紛紛退了回來。在中國地界不能站，就把槍藏在家裏——

他們的家大半在租界之北——越界至港，到中國日報館來。我見人數太多，只好張羅些錢，把盤費分給他們，立即叫他們打發到安南暹羅等處躲避了。

這些人爲什麼能夠把槍械藏在家裏跑到香港來呢？其中也有個原故，就是香港政府暗中幫忙。當時香港政府對於我們做這件事，早已微有所聞，但是他們並不干涉，到我們起事之後，警察廳梅廳長才帶了五百巡警到新租邊界駐紮，防我們遇有不測，拿着軍械衝進新界來。梅廳長到新界後，很恭維我們，稱我們軍隊很有紀律，經過地方也很安靜，並著了一篇稱道革命軍的論文，登在「德臣」英文報上。香港的中外人士見了，更附和着恭維我們。當我軍連勝的時候，還有許多朋友到來恭賀，祝我們成功。後來不幸失敗了，梅廳長就宣言：只須不帶軍器，准我們軍隊退入租界。當時有一個日本人山田良政從小呂宋聞風到港，要加入前方，我曾派陳南領他趕去，及軍隊失敗退出時，檢點人數，就只少

了他一個，不知下落。大抵因地方情形不熟，無從逃出，遂失此義友，這是很可痛惜的事！

當籌備起事時，史堅如擔任省城方面的工作。他在廣州領導一幫人去起事。這一方面的計劃我們不在奪取省城，不過想在惠州起事的時候，省城有了亂事，可以牽制他，使他不能出兵。所以史堅如和他哥哥史古愚賣了一部分的家產，得到萬多塊錢，就和鄧蔭南三個人，到省城去。誰料這班運動好的人，到時却避面不見。史堅如這個人極堅決，且有毅力的，如果就此罷手，何以見人，所以死不肯回來。後來同他哥哥商量出一個辦法，就要暗殺那廣東巡撫兼署總督的滿洲人德壽，他先叫一個朋友叫宋少東的出面，在巡撫衙門的後方租了一間房子，把家眷遷入，到時再把家眷私行遷往香港，由史堅如兩兄弟進去住下，把買好的大幫炸藥私運進去。當初史堅如並不會合炸藥，後來由鄧蔭南指授

教會他們，過了幾天，就在房內地地下掘了一個大洞，把百多斤炸藥埋在下面，當做了一個地雷。這一天是八月初五早晨，炸藥完全安排妥當，把藥線放在一枝大香之尾，計算過大約一點鐘後，藥線就可以燒着了。他們就把香點着跑了出來，反關着門慢慢走到碼頭，上了到香港的輪船，靜聽消息。

這輪船照例早晨八點鐘開行，他們點香約在六點半鐘，預備一小時後，地雷爆發，大巡撫衙門轟毀了，他兄弟二人就可滿意回香港。豈知等到船要開行的時候，一點動靜都沒有。堅如對古愚說：地雷不着，怕是布置未妥，我們要回去從新準備再放。古愚恐怕已有人知道，主張即時跑逃，將來有機會再來。堅如不肯，一個人亦要去，古愚拗他不過，只索讓他一個人去，自己就乘船回香港去了。

堅如回到那房子，房門一開，果然安放不妥，他就重新整理，如法安放。一個人閉着門，守了一日一夜，直等到初六早晨，把香點着，才扃門而去。他這次並不

上船，一定要聽到地雷響聲再跑。果然一點鐘後，轟的一聲，全城震動，埋炸藥的房子前後左右轟塌了八間，而巡撫衙門依然如故。據人說，那時候德壽還沒有起床，炸彈的震動，竟把他從床上摔到地下來。他非常生氣，勒令那經管文武尅日破案，拿人究辦。

我們會員中有個郭瑤塔，原在撫標馬維騏（介甫）介字營爲營勇，由鄧蔭南接引入會。其實這個人也許是介字營派來的偵探。後來他認識了史堅如兄弟，知道他們有錢，就時常向他們借貸，借不勝借，回絕了他一兩次，他也不常來了。等到炸彈案發生，他心裏明白，必定是史氏兄弟所爲，就跑到馬維騏營裏去報告，馬維騏當即派人隨同他四面偵緝，史氏兄弟的蹤跡。

當時史堅如聽得炸聲，就應該走了，豈知他還要想去看一個究竟，居然乘着轎子，向巡撫衙門而來，以爲總沒有人知道的，不料事有湊巧，在路上就被郭

瑤塔看見，把他捉住，送到南海縣去。那知縣裴景福把他提入花廳，甘言審問，史堅如說：「你們慢慢再問罷，我兩天沒有吃飯了，你給我買碗麵來，食飽再說。」食過麵之後，縣官審問他，他把暗殺德壽之事，直認不諱，要他供出同黨，他死也不說，結果就把他斬首，其時史堅如年才二十有二。

但是德壽他們還不甘心，必要追究主謀，以爲這件事既係與惠州之事同出一源，則主謀者必尙有其人，非剷盡根株不可。然而巢穴係在香港，權力有所不及，於是就發生了買兇暗殺楊衢雲的事。

十二 楊衢雲之死

楊衢雲喜自大，當惠州軍事得手時，他在外面天天對着朋友自逞功能，說這件事是他辦的，他便是主腦，外間不知詳情自然信以為真。接連遇着陳廷威找他議和，他又一口包攬下來，事雖不成，然而已經中外皆知，等到地雷事發，要追究主謀，楊衢雲為敵黨注目，更是不能免的了。

過了兩個月，楊衢雲仍舊在家裏開了一個夜校，教授英文。有一天晚上，忽有四個人到家門前，三人把門，一人跑進來，對着楊衢雲開了四五槍，當時楊衢雲手上正拿一本英文教科書，見有人照着他放槍，他便拿書來一擋，將身彎下。但胸旁脅骨，早中一鎗，接二連三，又中了兩三鎗，這胸旁之彈，就是他的致命傷了。學生數人嚇得跑的跑，躲的躲，等到家人團集，兇手早已跑遠了。其時警察聞

變，亦紛紛趕到，見衢雲已被人扶到躺椅上睡下，雖覺痛楚，精神尚好，偵探局長英人漢臣，亦來向他略問幾句，就用軟榻把他送到國家醫院裏，醫生當堂把他檢驗過，知道情形頗嚴重，偵探長遂乘機盤問被擊因由，問他心裏到底疑是誰人所爲，平日有無私怨，他就說除了革命結仇，并無其他。又問倘有意外，有誰能替他料理後事。他說「陳少白便可。」隔了一會，漢臣跑到報館來見了我，把情形可危之說告訴我，又述了楊衢雲委托身後之言，匆匆去了。第二日早晨起來，知道楊衢雲因傷過重，內裏流血，天沒有亮已死去了。是日照例將屍身剖驗取出槍彈，然後發還事主殮葬。他家裏實是清寒，便由我替他辦理一切喪事。

出喪那一日，場面頗覺隆重，香港人士，識與不識，知道他爲革命而被清政府暗殺的，心裏歎惜他，自動加入來送喪的人不少。那偵探長也禮衣禮帽，肅穆隨行，經過之路，每一橫街口，必站一便衣英警，我之前後，也有便衣英警各一人，

保護嚴密，如臨大敵。

楊衢雲在臨死時對漢臣說過，要葬在外國公墓內，後來偵探紀錄了告訴我，我便替他請求。照例中國人另有墳場，不准混入外人處的，好得英政府中人恨廣州政府之無狀，擾亂治安，反表同情於死者之義烈可嘉，遂由政府特別議決，准其入葬。港人以爲異數，故來送者數百人。葬事完畢，梅警察廳長就請了我，第一句就問：「你是一個革命黨人？」我說：「是的。」他說：「你們中國官府太不成話了，不同我們商量，用此齷齪手段，來行暗殺，亂我地方，這件事情，我替你們抱有些抱不平。你現在既然也是領導革命的人，生命很有些危險，我給你一張帶槍護照，派兩個印捕來保護你，你可安心住在這裏。」我謝過了，心裏到有些感激他。後來這件案子得到許多人的幫助，費了我兩年多的工夫，幫同香港政府把四個兇手除一人在家先死，一人因他事先爲清政府所殺之外，完全

捉獲，在香港問絞而死。

楊雲衢被暗殺的消息，傳到日本，孫先生在橫濱聞信，深爲痛憤，因他到底係爲國事被害的人，可惜他身後蕭條，妻兒無所倚靠，因此就在日本開了一個追悼會，替他募捐了二千餘金撫卹他的妻子。就是當時香港有幾家大洋行，以及幾個表同情於他的外國人，也解囊相贈，共有千餘金，替他放在穩妥的銀行裏，那銀行還許特別高利率給他們逐年收利度日。香港政府也動公憤，批准他的孤獨兒子，在官立學堂讀書，永遠免收學費，他的墳墓上的石碑，亦是香港親友，捐資建立的。

(完)

興中會革命史別錄

陳少白補述

一 楊衢雲之略史

楊衢雲自言係福建人，生於香港，幼讀西書，長入工廠，習機器，偶不慎，被機器軋去右手三指，乃改入白頭行（波斯人首纏白布，故粵人稱波人所開設之洋行爲白頭行）爲書記。少時曾習拳勇，見國人之受外人欺者，輒抱不平，不惜攘臂爲之力爭，蓋具有種族思想者。後與友設立輔仁文社，研究學業，蓋一變相之俱樂部也。乙未年正月，孫先生之乾亨行成立，與謝纘泰同入興中會。惠州之役後，在香港被人暗殺，遺有一子二女。楊爲人素有大志，舉止凝重，不苟言笑，朋輩讌聚，無意中便登上座，體魄強健，精神充實，與人談笑臉可親，津津不倦，不容第二人言也。入會後，好到處宣傳，能以吾人平居縱談之革命原理歷史等複述

人前，十不失一。爲黨員時，頗肆力於中國書籍，以少時偏重英國文，故中國文字所知獨少，因是用功倍苦，人見其日手一卷，勤誦不輟，視之乃草廬經略，以教者太陋，故書中所爲句讀，謬誤不可究詰，而楊循而誦之，未嘗懈云。

二 陳廷威之略史

陳廷威幼習水師，甲午前曾充某軍艦大副，卸職閑居。甲午年在滬，由鄭官應介紹結識孫先生。乙未年，應召到香港，使入廣東內地，聯絡綠林。陳日惟在家虛構事實以塞責，卒爲孫先生所棄，及惠州軍起，自往南海縣裴景福處獻緩兵之策，偕同裴景福心腹往港說楊衢雲投降清廷，革命軍旋敗，議亦罷。越數年，岑春煊來督兩粵，陳作成條陳，力訐廣河水師之腐敗，並擬具整頓辦法。岑爲所動，擢爲水師統領，且戒之曰：「好自爲之，毋輕爲嘗試也。」陳唯唯，乃一就職，卽賄

賣兩船底缺，內以一缺賣與開棺木店主某姓事，被前統領潘某偵悉告發，陳遂爲岑所殺。

二 謝纘泰之略史

謝纘泰，廣東客籍人，生於美洲英國屬地，英國文字頗有根柢。及長回香港，爲洋文書記，時作短篇論文，登英文日報中，頗得時譽，與楊衢雲善，亦輔仁文社社員之一。入興中會，每袒楊衢雲。廣州事敗，好爲譽楊毀孫之辭，登諸英文日報，言多失實，論者短之。後遂與黨絕。謝天性聰敏，寡言笑，惟過於愛惜資力，故對於黨事得其助不多。

四 黃詠商之略史

黃詠商生長於香港，父爲香港諮議局之老議員，與何啓有戚誼。乙未春，由

何介紹識孫先生，入興中會，時以私財助會中經費。廣州事敗後數年逝世。爲人慷慨好讀易，且信之篤，乾亨之名蓋黃氏所命，以爲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也。

五 史堅如之略史

史堅如，廣州番禺捕屬人。祖爲名翰林，富有財產，生八子，各得遺產數萬，堅如父行第二，年甫三十逝世，遺有二子三女，長子古愚，次三二女早嫁，又次卽堅如暨妹憬然。堅如母端嚴靜默，賢而知書，富大家風，子女皆由其訓育。堅如與兄妹三人均富新思想，亦母教也。時廣州有一公共借書處，略如今之圖書館，堅如與兄暇輒就讀，每携新書歸以餉憬然，對燈共覽。兄妹三人，古愚穩健安詳，堅如沉毅真摯，而憬然則柔和縝密，聰慧絕倫，尤擅決斷。故堅如有事每商之憬然，古愚有時不與聞也。時有日人高橋謙者，爲羊城某校教習，堅如得其介紹，往港見

陳某，遂入興中會。憬然之於革命，亦爲最熱心之人。第以行動不能自由，乃不克盡行己意，是則謂堅如之入會，卽爲憬然之替人，亦無不可。惠州之役，堅如與兄妹托辭，遷其母於澳門，散其家財，任廣州方面事。憬然奉母居澳門。及堅如遇難，憬然忍痛瞞母，凡報紙之記堅如事者，輒挖去，而僞印不實之事，以呈母，詐稱堅如避赴小呂宋。母將信將疑，固不料堅如之墓木已拱也。越二年，憬然以戚張竹君女士之慫恿，易名至廣州辦女學，到廣州未一月，染霍亂，不二日而亡。古愚在反正後，兩任海關監督，因病瘵亦亡。所有在清時籍沒財產，反正後經同事證明發回。堅如憬然均未婚嫁。史母去世最後，享壽九十餘，歷覩喪亡離散，未嘗發一怨懟語，誠難得也。古愚生有三子，死其二，其存者今聞已娶親矣。

六 鄧蔭南之略史

鄧蔭南，行三，以其年事高，多呼之爲鄧三伯，廣東開平人，幼赴檀香山業工商，藉謀生活，所獲不少，性慷慨，又和易可親，且機巧，能製炸彈，善槍法，推爲第一，與孫先生之兄眉友善。甲午秋，孫先生至檀香山，甫設立興中會，卽入爲會員。乙未，孫先生返國，數月後，鄧亦返港，復出資數千元以助革命，屢仆屢起，略無懈意，家亦中落，隱於香港新界爲農，然革命之事，幾於無役不與，粵軍回粵時，曾一任開平縣知事，陳軍反，退居於澳門，以憂憤死，年已七十外矣。

七 楊鶴齡之略史

楊鶴齡，廣東香山翠亨村人，生於澳門，一富家子弟也。爲人亢爽不羈，喜諧謔，自幼識孫先生，以父業多在香港，獨闢一樓備友朋聚讀之所，時與孫先生數晨夕於其上。求學廣州時，與尤烈爲同學，尤亦於此得識孫先生。楊暮年家日衰

落，妻死無子，亦不再娶，困守澳門，僦屋以居。孫先生篤念故舊，每有餽贈，使無不給，今仍健在。

八 尤少紈之略史

尤烈字少紈，放誕流浪，喜大言，曾爲香港華民政務司中文書記，因於楊鶴齡寓內識孫先生。乙未，孫先生在廣州設農學會，尤借宿會中，以創辦織布局相號召，每出入必肩輿，假廚役爲長隨以從其後，其放誕多若此。乙未事敗，始知可危，亦出亡。後數年，知孫先生在日本，乃至日本。先是日本橫濱之中華會館司帳黃桂堦以中國領事館譚譯關某爲護符，侵吞舞弊，董事每無如何，僑民憤甚，大集會館內，相率毆黃，關已有備，召日本警察當場捕九人。時予在橫濱，爲出九人於獄，使訟黃，因罰黃拘役一年，期滿解回中國，僑民大悅。嗣予以僑民之莠者日

打架聚賭，屢遭囹圄，爲種族羞，乃爲創立一俱樂部，名忠和堂，嚴訂規章，以防維之，勤好事者入爲會員，僑民以會館之役之勝利，多喜來就，一時埠內風氣爲之一變。予後返國，堂規漸圯，適尤至，乃改忠和爲中和，自爲堂長，而烟賭之風復熾，未幾不能支，乃謀諸孫先生挾數百元走星加坡，資盡則懸牌行醫以資日給。尤性本懶而頗多嗜好，行醫每有所入，卽入西菜館大嚼一頓，或寄宿西式旅館一宵，以爲無上之享受。及資將罄，則以其餘購阿芙蓉若干，麵包若干，攜歸，窮日夜之力以盡其阿芙蓉，覺餓，則嚼麵包以充饑，及兩者皆盡，則擁衾僵臥，經日不起，必俟有來就診者，始起床，所得醫金用途仍如上述。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尤往滬，揚言能解散革命黨，袁世凱信之，羅致之至北京，斥數千金爲之供張，聲勢煊赫，後悉其僞，諷使之去，自此不敢復見孫先生。民國十年孫先生回廣州，駐觀音山總統府，命許崇智出資三千元修府右之文瀾閣，並建天橋以通之，使予佈置。

而居之，以爲退食縱談之所，復憶及居港時之四大寇，乃遣人招楊鶴齡與尤俱來，楊至而尤則觀望於香港，促之三四次不應，蓋懼不測也。迨經剴切表白無他意，乃至乃坐席未暖，故態復萌，見人輒大言，並刊其語於報端，謂孫先生特修文瀾閣，爲伊駐蹕之地，以備隨時諮詢，故勉徇孫氏之請而來此，舉止多令人不可耐，府中人惡之，舉以告孫先生，先生使人與以數百金，令之退去，自是不復相見。十四年，孫先生逝世，尤時在上海，謂孫先生襲其說而倡革命，以後革命黨之領袖，非伊莫屬云，其滑稽有如此者。聞今尙在香港。

九 孫先生助菲購械經過略史

西歷一八九八年春，菲列濱起革命，因軍械缺乏，爲美所敗，乃密派彭西爲代表，赴日購械，以圖再舉。時孫先生適在日，與彭志願相同，因結爲友，彭以購械

助革命事謀諸先生，先生擬先助菲成功，而後藉菲之助以自謀，亟應之。乃求助於犬養毅，犬養轉託進步黨衆議院議員中村彌六任購運之責，中村與日本富商大倉謀，暗購政府舊槍及子彈，以日船布引丸運菲，中途忽報沉沒，船員皆死，內有日本同志高野與林二人同及於難，械款不能復得。然彭西仍期再購，中村復允之，款已付矣，以日政府監視嚴，不能偷渡。久之，擬由大倉討回買價，而大倉則稱中村中飽太鉅，不肯如數以償，日友皆恨中村，責令賠償萬餘金，且除其黨籍，大倉亦只允還萬餘金，先生以礙於國際交涉，遂隱忍徇其請，還諸菲人，後查中村所購，皆不堪用之廢鐵，布引丸之沉沒，蓋有由也。菲人損失數十萬，獨立運動亦從此爲之不振。

十 河內之一頁

西歷一九〇二年冬，安南河內有博覽會之舉，孫先生因踐安南總督韜美氏之約而往河內，於革命事有所商榷也。比至而韜美氏已告假回國，只獲見其祕書長哈德安氏。時先生聞予不適，函召予往，予用日本服部二郎之名，登岸時得免苛擾，亦所以避人耳目也。時先生寓一三等法人旅舍，予亦於是舍下榻焉。有安南第一入會會員台山人黃隆生來見予等，稱有中國官吏黃中慧其人者，人甚開通，現寓市內一等大旅館，盍往訪之。遂偕予往，及見，予以真姓名告之，其人甚喜，招待彌殷。予尙憶北京拳亂善後時，北京報紙時見其名，詢之，果此人，蓋曾出力調停於公使團與慶王之間者也。因留予午膳，縱談甚洽。知其以北京景泰廠代表至此與賽，蓋官而商者也。指隔座四中國人謂予曰：此四人乃代表粵督，徇越南政府之請，來此觀賽者，君欲識之乎？予以官僚與黨人不相容，未便通款曲，無已，則假爲日人以相見，亦無不可。遂一一爲予介紹，一爲惠潮嘉道，湖南

人秦秉植，一爲知府，蘇人莊蘊寬，一爲知縣，浙人姚紹書，一則知縣，閩人曾某，予操普通語相與周旋，謂居中國久，言語風習解識不少，近則經商於香港也。接談甚歡，秦意尤殷勤，每欲造舍訪予，予托辭堅却之，恐露真面目也。黃中慧告予，謂秦爲人方正多禮，惟見解極迂，獨莊姚二人則皆豁達可談也。一日，莊姚突至予寓，適孫先生在座，見客至，取帽覆額而出，二人問爲誰何，予詭言星加坡之華僑，粵人也，二人頗露疑訝之色，仍欲有言，予亂以他語，遂不復問。自是過從日密，秦待予獨摯，觀劇遊讌，非予在座不歡，而莊姚礙於僚屬，不克縱談，又每避秦而約予。一日，莊姚黃三人與予駕車出遊，黃中慧以英語詢予曰：「予欲以子真名姓告莊姚，子意云何？」予頷之。二人聞而恍然，大喜曰：「予二人以子之書法談吐，不類日人，觀子舉動，竊疑子爲康徒之梁啟超也，今乃知爲中國日報主筆陳少白，予等日讀子報，未嘗間斷，子之大著，默誦而強識之者不止一篇矣。」莊復背

誦中國日報社論一二篇，相與大笑，遂縱談革命。且言吾二人以官爲食，欲罷不能，他日革命軍到羊城，吾二人當先引領受戮，必無悔也。予欲孫先生引見之，先生以其爲清廷官吏，且此行甚秘，他日相見可也。乃罷。十二日後，予別先生還船上，復遇秦等四人，黃中慧尙未行，秦始終以予爲日人云。

十一 四大寇名稱之由來

初楊鶴齡與尤少紈同學，既至港，在楊處識予，後由予介紹之於孫先生，每遇休暇，四人輒聚楊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爲人，又以成者爲王，敗者爲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目之爲寇，而四人之志猶洪秀全也，因笑自謂我儕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蓋有慨乎言之也。時孫先生等尙在香港醫學堂肄業，而時人亦以此稱之，實則縱談之四大寇，固非盡從事於真正之革命也。

而乙未廣州之役，楊與尤亦皆不與焉。

十二 香港中國日報經過略史

中國日報者，唯一創始之公言革命報，亦革命過程中一繼往開來之總樞紐也。自乙未年廣州事敗，同志星散，團體幾解，中國日報出以懸一線未斷之革命工作，喚醒多少國民昏睡未醒之迷夢，鼓吹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之主義，戰敗康氏保皇之妖說，號召中外，蔚爲大革命之風，不數年，國內商埠，海外華僑，聞風興起，同主義之報林立，而惠州之役固亦以中國日報館爲總機關之地也。該報由予創辦，在己亥年十二月底出版，初出時大遭時忌，維持絕難，竭蹶經營五六年後，竟得出入相抵，嗣與文裕堂合併營業，由香山人容某管理，予仍專理日報。繼因不善經營，三年後，營業部因而拆閱，日報亦爲所累，於是復離文裕堂，重

募資本，將六七千元，交由馮自由舉辦，予監督之。越二年，又告虧折，不能支，馮自由不俟交代，赴加拿大，後以謝英伯等承其後。時風氣日開，黨員日多，頗有挹注之助，得以不倒。及光復時，盧信自檀香山回，以接辦自任，遷諸廣州，由政府津貼，規模極大。迨龍濟光入粵，盧等他去，所有機件帳目至今尚在盧信手上，而中國日報之運命，亦於以告終。中國日報創業艱難之時，其敢就主筆之席者，予而外，有楊少歐，陳春生，馮自由，鄭貫一，廖平庵，盧信公，陳詩頌，黃世仲，洪考衷，陸伯周等，社外撰述則有章炳麟，胡展堂等，英文翻譯則有郭雲衢，馮扶等，皆難能可貴者也。代理則有天津大公報英斂之，上海中外日報汪康年等。

(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出版

(建國叢書第四種)

興中會革命史要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著述者 陳少白

發行兼印刷者 建國月刊社

南京成賢街安樂里五號

發行所 建國月刊社

南京成賢街安樂里五號

版權所有

建國叢書

第一種 建國之路

邵元冲著

實價大洋三角

我們要達到政治與社會的實際建設，必須努力使政治方面成爲有能的政府，民衆方面增加實際建國治國的智識能力，本書的內容，就是將這些實際問題，充分的予以解答，指示出一條光明而正大的道路。

第二種 心理建設論

邵元冲著

實價大洋五角

心理建設爲一切建設之基礎，本書對於與心理建設有關係種種問題，如革命心理，政治道德，社會道德，社會改造以及紀律秩序問題等都有深切的闡發，對社會及人羣一切紛亂的原因，提出一箇總解決的方案，這是一極重要的著作。

第三種 軍國民詩選

邵元冲著

實價大洋三角

中華民族要完成獨立與進步的任務，必須發揚歷史的剛毅壯烈的精神，這本詩選，就將歷代忠烈之士與愛國詩人從軍尙武的詩歌，精選百餘首，以鼓勵發揮國民慷慨激昂，復仇雪恥的精神，來負起建國的責任。

建國月刊社出版

上海安樂里五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9541 212 0001 8985B

